



梅山集  
五

書



廿二  
七

^ 16  
2373  
6





和  
2873  
28-6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答李子岡

戊辰菊月小念



晨謁主人之禮也而主人衰病不能行則子弟之代  
之固也謂其嫌於主人之事則禮有攝行之節焉有  
傳重之義焉何獨於晨謁而不為耶既曰代行則曷  
論創與不創哉得一說為據亦足而况有春遂兩賢  
說可以奉循而無疑乎

婦人外成也雖死於本宗不可朝本宗之廟矣至若  
告死推以有事則告之義則告出嫁女喪未為無據



答李子岡

戊辰陽晦

禮雖許有疾則飲酒食肉然肉助胃氣可以已疾猶可也酒則不可耳薑桂之滋足以衛生復焉用麴蘖為哉會下者飲酒程先生猶戒以陷惡况自飲之乎觴政易濫濡首而不知節則敗其禮度永為名教之罪人雖因斷飲致疾決不容容易近口以逾閑也盖酒肉俱關禮防而終是酒重於肉寧食不可飲耳愚嘗吊人見紅潮上顏則輒發何曾面質之意久而不去心耳若老人寬酒戶者垂死疾篤則亦或沾唇以扶養而不至醉焉可也附註所載語類說必指此而

言而至謂勉循尊長之意而強飲則恐失朱子本旨未敢信及耳

朝夕哭象生時之晨昏定省則雖練而止亦不可闕然無事故退溪義起始有展拜几筵之論然展拜非常侍之義恐當行瞻禮所謂瞻禮侍立而不拜也農巖祇言朝而不言夕夕亦不可廢也當從陶菴說并行於晨昏故嘗質諸近翁而行之不識執事所處何如向叩朝哭入哭之異愚亦云爾矣會與浚於禮者商論而其言以為是日既有入哭一節則不必先行朝哭兩相不下而罷今焉命之矣益自信耳



尤翁答虞祭時祭祭獻先後之間曰虞祭猶是喪祭故與時祭略有異同寒岡亦曰虞祭哀遽其禮當簡時祭嚴敬不得不備合而論之其義可見而卒哭以後吉以易喪告成讀祝咸易其方酌獻之節亦應隨變而自卒至禫并同虞禮是未敢知也恐是家禮之當改未改備要所以仍舊者祇當遵之已矣

答李子岡

己巳六月十九日

下堂之憂貢慮切切是豈有忽於步履安詳而乃爾哉真無妄也因之發樂正之歎有以驗舉足而不忘欽服欽服形性受于父母要須以踐以盡可謂全歸

而不虧體辱身是踐形事所以不虧不辱是盡性也形與性俱全可得而如堯瘦舜黜大禹之胼胝朱子之失明寧或欠於踐形而全歸耶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其可曰忘孝之道乎如畏壓溺之類及戕生循慾者即忘耳四大健百體完而死者多矣若是者喚做有是形而盡其理乎其體雖虧其身不辱則不害其為全也願哀侍息貽令名果於為善以至於盡性至命方可以充其形而無歉此謂全歸此謂孝之至也偶致不出之患何悖於行殆之戒乎苟或任情過哀毀極而病焉則真可以傷孝惟哀侍欽念哉



喪服士爲庶母服以名服也不論無子有子皆總至家禮只許父妾之有子者服蓋本於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也今不敢舍朱而從周然雖無子慈已或攝小君則嫡子爲之小功不爾而或服勤至死功勤紀于一家則安忍無服此則當遵同爨總之禮恐不可以家禮所不載而已之也家禮之所不通參以儀禮然後不違朱子之旨曷可膠守而已乎

答李子岡

己巳十月二十六日

頽丈牽復卽其儻來而低望特點爲異恩也以老

人泣勸將毳勉出脚云傷哉傷哉固不若高卧東岡之占得第一義而身不已有莫之自由亦復奈何始焉不仕因先志未暴用寓自靖之義今也改圖以救水不繼自有奉檄之喜驟看雖似逕庭考實亦自有說也愚始勗其不變所守聞其親心難回使之承順未審高明以爲如何然皓首烏紗乾沒於東華軟塵之中豈素履所安哉足令人代悶寒餓之奪人志如許古之逐貧送窮者始信其真心攸發耳

答李子岡

庚午正月

尤翁以子思所云無服則吊服加麻謂專指期親者



似以答司徒文子改葬叔父之間而言然竊恐子思本旨未必爾也推以餘有服之文則似無親疎之別雖總小功之親爲之加麻以從厚可也况外祖父母恩義之重不可與他小功例之乎但哀方持斬衰故有此不決之疑也以古禮則有三年之喪者於小功以下無變服而據家禮則重喪未除遭輕喪爲之制服推此意也無不可加麻之義特斬衰未葬不敢變服而已已葬則亦當變重服輕且會下之行旣莫持衰則只將孝巾直領以臨壙但環經於孝巾則僂爲吊服耳何去重服之爲嫌哉

答李子岡

庚午三月十三日

王倫引虜使至以詔諭江南爲名至使高宗屈膝稱臣幸天下而歸夷狄不但辱國命而已當爲萬世名義之罪人也及再使金不受僞爵南向再拜冠帶以就縊亦云奇矣當許以先病後瘳耶亦可謂息黥補劓耶其死之明白有光於宋朝可以贖主和之罪耶否耶固有重於泰山而亦不足以掩罪不識如何惜乎其死之晚也苟於詔諭之日爭之以一死則可以正敵國禮如不可得則死之可也因學不講識不到以至是耳重爲之惜已



朱先生扶植節義汲汲如不及義真浮屠也衛士賤卒也而表章其死恐湮滅而不稱且悉論中興各臣死義之士弗闕而獨不述岳武穆所以滋惑耳更考語類有三數處劄及者或曰有才者有病曰恃才不自晦此責備也有曰作副樞傻要去做曰如此用心直是忠勇且以其請高宗以皇子出閣以定民心卽是大見識恨不得上其事官其後以顯之此許其忠也浙東日移文除秦檜祠也數其罪先言岳侯之死以爲掩衆正以盡誅此愍其冤也然則不可謂弗論載矣但不如呂成公至心痛傷自見于辭耳蓋岳公

張氏編將也魏公用兵輒先舉公至請起復而其曰沈勢則貶辭也東萊云檜心與虜合張浚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置之死地苟有然者浚亦極無狀矣沈鷲之云無乃有什麼意思耶李忠定與浚不合至被其斥逐而朱子不以浚之故貶李公奏議序可按也推斯義也縱使浚真謀害岳公決不以浚而少岳聖賢心無適莫如天地之至公豈容苟循人情袞錢無準耶至若魏公行狀或嫌其浮實固也朱子自云率爾記魏公事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爲恨先生篤信南軒故不疑其辭之溢是



亦君子之用心爾

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已疏曰四徒從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服此據雜記文而言也徒從之禮可施於生不可施於死所從既亾則止而不服者人情之宜也禮者緣情而制宜服死女君黨宜於情乎宜於禮乎汝知其無義小記可遵而雜記不可遵雜記不可遵則小記疏可知也况已經朱先生勘定乎祇當從家禮罔論女君存亾不服已矣謹守家禮備要為常禮者來教已得之豈容更商

時言以上文但古人無受拜禮及下文君亦然云而知其不就加冠之始言也蓋因冠禮母拜子之文而推說恒日之兄亦答拜也禮冠者見母與兄而母與兄皆先拜然則不應謂答拜也恒日之答拜冠禮之先拜其為兩項事也審矣然冠見則固可從古禮拜常時則不可為已故曰未定之論也且朱子之意槩言古人無坐受他人之拜雖於弟亦答云爾非要其必遵也淵翁亦據語類而言不識以行於冠禮者謂可行於祠墓耶淵翁之旨亦不認為冠禮之拜特援兄亦答拜之文為證而已然難從也未宜施於其生



者豈容施於其死耶祇行揖禮可矣未知如何  
士喪禮祇云布巾環幅不鑿而已雜記祇云鑿巾以  
飯而已而註疏家因鑿與不鑿文勢之不類擬言大  
夫士之別蓋推說也士則親含大夫則不親含不少  
概見於禮特鄭賈輩自爲之說耳飯含本爲孝子弗  
忍虛口之義則豈容使賓大夫之貴惡乎可施乎註  
疏決不可從也公孫賈鑿巾以含親是嫌惡也安得  
免不孝之刑乎尤翁使客云云亦襲註疏未敢信及  
當壹遵儀禮家禮本文主人自爲之可矣不當使祝  
使祝則恐尸爲祝所惡耳奉珠與祝佐以行之者與

使賓何以異哉發巾親含縱有所至不忍而至難抑  
者因之一承親顏亦天理人情之所當然也贈幣家  
禮亦言主人奉置柩傍而無使祝之文蓋含與贈俱  
係主人之禮沒不可代人無貴賤一也况家禮以下  
無大夫士之別乎

爲後於喪畢之後者當改題遞遷待仲月舉盛祭可  
也與吉祭異名而同意云者泉翁說得精義矣爲后  
之由己告於改題之時恐不必疊陳于祝辭罪逆不  
滅歲及免喪八字改以祇奉宗事始舉祫享世次以  
下十六字仍舊文恐宜合祭埋主及新主兩祝喪期



已盡及喪制有期四字改以喪畢已久外是則并依  
本文未知如何

與李子岡 辛未二月十一日

我之於倭奴一天之所不戴萬世之所必報雖斬秀  
吉百段未足以雪我恥而快我心也兇醜遺孽縱自  
謂夷吉之族而款塞請平義不忍許蓋積怨深讎在  
於全國不專在於一吉賊則不可以吉之滅而相忘  
也審矣惜乎鰲漢諸公見不及此也割全嶺之半以  
肥讎賊之肉而恬不知恥每讀尹公安性 二陵松  
柏半無枝之句令人氣湧如山所通者何信而即今

竭嶺南之資財以奉其供男廢耕女廢織以奔走於  
道塗而猶以爲不足務諂納象舌之說以僂偏指不  
參彼己其流禍一路荼毒生靈殆有甚於兵燹上之  
不能興師問罪次之不能閉關絕約而以我人害我  
民若自戕者然天下寧有是耶許和既失於初通信  
又失於後所以末流之弊至於此極也縱或通信以  
善謀國者當之必有方便之術豈至於盡一道之力  
而乃已哉抑拘儒不達時務徒大其言耶哀兄近讀  
易其不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乎願承名論  
自從琉球太子見殺於耽羅琉球之聘絕矣壬辰



陵廟之讎豈直竹西樓遺恨已矣哉疏人之施於我者我不敢施於倭奴其可曰國有人乎吾東士大夫開口便說仁義道德而莫措一策以禦外侮甘心往役忘舉國同仇之羞而惟操戈鬪墻是務以達人而大觀則其以為如何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也

答李子岡

辛未十月六日

中洲丈人又奄然乘化矣三達俱尊一事無憾在當人身上亦何恨之有但耆德凋謝後生靡仰為世教斯文不能不齎咨伏惟尊兄同堂之內仰成自異幃幪永撤痛廓何極疇屋已返故山而棘人亦獲支遣

否喪出旅館亦多變節盡禮之地莫無遺憾顧茲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而亦不可謂不蒙幸也竊觀其天分甚高冲襟若虛有合內外平物我底意思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庶幾近之斯世豈復有斯人耶平生百為俱擠於人不以斯道自任者常所悶鬱而亦可見清修寡欲之一端也亦嘗富於文學而不事著述并與書牘答問而廢之是可惜也聞有經割頗成次第亦可為立言不朽之資耶不納徒不立號亦見其高處加麻者為幾人亦有號可稱乎自哭斯翁吾道益孤所屬望于高明者彌重



任道益勇用工益專爲一世考德問業之地焉斯翁之所不爲爲高明願之

兄聞有所謂退溪書抄者否倭人玉水翁者取退集全部而刪節爲十卷以自附於退溪所撰朱書節要例云江戶使者持贈信使信使傳示如此今其書在金台履喬所故序文騰納幸領覽焉吾邦卽所謂東方君子之國而風氣衰颯儒教墮地殆不知退翁之爲退翁而反令絕海蠻奴乃能尊親如此不亦可愧乎若使狡奴讀大賢之書聞君子之道革心悛面用夏變夷則退翁之道施及蠻貊吾邦因以受賜不亦

盛矣乎

石潭奏議不住繙閱而潑有契于彌綸一世之旨否此翁一片公心與天同大真是人底軀殼包天底意思者也蓋欲懷保小民以固邦本消融朋黨以合大和壽國脉於無窮者卽其滿腔血誠垂千載而不泐直一我東之明道也不惟告於君者如此其所以同寅協恭扶顛持危之意可曾神明苟使其言得行可以杜龍蛇燒 陵之變可以消東西分黨之禍而生而被同朝之沮戲沒而受 明主之然疑金肅夫柳而見諸公安得免妨賢害正之罪而亦不能無憾於



穆陵之聖也然斯翁之無祿天也亦豈人之所使然哉

答李子岡

壬申二月二十五日

令允冠期期以是月之內則鄙行之不及期也決矣縱使及期固當百拜以辭以義則固不敢辭而以分則必不敢當也故人之子即吾子曷可爲備例飾讓自歸於不誠哉實理然也世自有賢而好禮者何取乎恠恠碌碌無所比數之人而遠勞翰墨申戒乃爾耶冠者所以重成人之禮竊恐由我而反輕是豈細故哉世雖乏人豈無勝於賤子者哉如泉谷李承旨

丈即其人而有宿則必赴且陶菴之冠也文簡先生爲之賓焉是亦講世之一端竊謂微此公則莫可且沙溪嗣孫忠州丈

箕憲氏

亦莫宜居先此文於兄家事

其何說之可辭耶未知意下如何苟使頴翁而在者固不可舍而他求而其奈嶺嶠之曠阻何哉性拙執迷固未嘗赴人官府而不可施之於頴翁信宿懸齋剪燭敘懷已是萍水奇緣而更携於八公山之銀海寺洞天幽夔冰雪嵯峨心境俱清身世兩忘歸來便一夢幻雖欲更做何可得耶想一馳神也數日間猶可得爲政規度大而不歸於闊踈細而不至於煩瑣



和嚴互濟寬猛得宜一行作吏乃能如許蓋學優所致也又畱心興學下車未半月引邑子講四書如是接續不已一方風動庶幾文翁之化有是乎儒者之有補於世教也關於事務莫之需世豈真儒者哉如潁翁卽適用之學也但恨所處非所宜耳英材沈下僚自古而歎之可如之何

西事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彈丸一小城曾不足以撞碎而相持三月不敢下手豈以城池之高深兵甲之堅利哉特不效死力耳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身則豈至是哉豈至是哉么麼一土賊已成釜中之鱗而

猶莫敢嬰任其假息苟使海鯨揚波塞鵬乘風則其將束手已矣是豈可聞於天下後世哉國之無人至於此極亦何由哉假使林忠愍朴叔夜而在者必應弭亂於未然之前亦當勦亂於已然之後致寇玩寇豈至於斯哉嶺俗尙質故不比兩湖之興訛自動而西警以後亦孔之將殆莫鎮遣爲之奈何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晦翁之詩真可以泣鬼神耳

期服葬後行時祭則不可攝盛服服何服當遵栗翁說以玄冠素服黑帶行之耶旣服素矣帶亦用白未



知如何緦服中當行時禰祭否雖與他總不倫是亦  
總服無不可舉盛祭之義服色當用朞服中行祭之  
例耶禰祭則當用總服袍帶服其服行其祭無嫌也  
時禰兩祭俱不宜受胙是爲示變幸教焉

答李子岡

壬申秋盡日

承看礪溪文字用了三日之役云彌令人聳聞愚亦  
篤信是書以其禮樂刑政官方制度綱舉目張燦然  
成一王之法廣之則可以治天下周禮後所擬有也  
苟無學問內修之實則其論治道不應若是純粹儘  
知天德王道初非二事也聞其全集多說經義而壹

遵程朱成訓論理氣則從石潭志復雪則同華陽真  
是明體適用間世豪傑之士也惜乎袖却國手枯死  
海曲也其人雖遠其書尚存則舉而措之卽所以用  
其人而一任束閣俾其鋪敘皇王之志終不得概見  
是則後人之責也聞雲湖任公以宮僚講究是書爲  
正廟誦之若將爲異日一治之資竟寥寥重可惜也  
老兄今日事莫無乃雲翁遺矩耶第拱以俟焉均田  
果爲開卷第一義蓋其許多措施咸從此出也在平  
世固難爲已然先行清北在今日無不可爲者孰爲  
之贊成耶活國壽民底神丹大藥寔在于茲而數千



百載之間闕而不行商鞅之教其將施于萬世耶

答李子岡 癸酉四月

多少垂諭仰諦苦心所存令人欽誦第亦何從而得其詳乎有人來自洛下傳說頗真的如是者屢矣所以知兄之必不免也然其言亦何可準信耶其來其去視如太虛浮雲吾何用心於其間哉聖人未嘗教人求名亦未嘗教人避名曷可一朝爲打乖法門用壞三十年工夫耶末蔭之呼唱道路恐非所可爲者有爲而爲則愈見其不可免也吾守吾身已矣外至之榮辱得喪非吾之所與知也如是斷定豈不快豁

耶踰垣閉門大非中正之道如近世之金迷庵朴師亨免則免矣其事不經未可爲後世法也焉有未嫁之女惡其許身出閨露醜拒夫婿於未至乎以兄明理應不待仰勉有以自在也昨日之會非宴集也不過與尊門兄弟一晤而止何認以壽席而不賜左顧顧雖無似曷敢引吾兄以非義哉仰體至心未敢申請何可誘以慢蹇耶

答李子岡 癸酉四月六日

辰良日清 震邸相見之禮順成側聞 睿度天成  
周旋中矩病憂幽淹如賤身者亦歡然有生意而猶



以未得其詳爲鬱及奉盛示彌聞所不聞蹶然而起  
自願其少須臾無死度世長年躬覩太平來教先獲  
我心矣 書筵既開 晉接伊始此正蚤諭教之時  
也教得而左右正然後可責作聖之道有翦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既老兄分內  
事也平生讀書正好今日受用卽是行道之地也區  
區冀仰豈直以一宮僚哉須久於其職可望其輔導  
成就而必有來逼者存用是仰慮漢湖嘗辭贊善而  
曰贊善反不若輔德之有實用斯言誠然如愚者床  
第殘喘救死不及自絕當世之望久矣祇誦老杜四

隣耒耜之詩今者懷寶之云是何言也曷不念出處  
尊嚴而施之容易也自顧曾糞土不若豈有施不施  
之可言而若是云爾耶

與李子岡

甲戌閏月十六日

日昨上復臨發忿忿說不盡情尙有怒如者存諸中  
春行冬令仕體體道伏惟萬宜景溯景溯弟扶曳病  
軀強策登塗昨暮始入城矣俾幽淹嶺海之人不能  
自在此何爲哉路次承頴丈書謂我去就之決宜無  
前後之殊至以爲韋布之士異於夙夜之賢守身之  
義大於趨走之恭若臣民愛戴之誠不係於出處之



間此言正道得賤子心出來也老兄之勉出頴丈之  
勉不出均之爲愛我而老兄近於姑息頴丈真以德  
耳竊恐老兄之愛不及於頴丈也亟欲持循以德之  
愛而卽茲之行迫於親命以一覲 萬光質言於離  
庭之日則今不可以改圖矣勢將三數日調息可以  
出肅而四十年病廢之人一朝呈身真是自納敗闕  
有覲面目若難自容然亦無如之何矣亟擬踵門用  
請面命而千里驅頓一步難動可蒙貴臨辱賜指教  
否千萬凝竚

與李子岡

甲戌四月晦日

兄知韓處士啓增事甚悉乎韓公以泉門高弟隱于  
坡平山終身不出固一世之望也記昔己亥年被洪  
樂純所舉與性潭宋公同登儒選其後樂純敗臺諫  
疏論抄選二人踐歷不足請罷職近翁嘗歎斯事曰  
傳說起於版築爰立作相儒者何論踐歷乎愚嘗服  
其言矣韓公造道之實固莫得以詳有遺稿可堪不  
朽者否亦已經盛覽否在完日曾見令從氏爲老兄  
謄朱書劄補者問知爲韓公所著不識果成書否真  
可以補原劄闕略耶

答李子岡 乙亥菊月二日



竊念程子之意以爲先王制禮出繼者降服本生以正統緒爲世叔父母亦降大功而爲本生父母則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所以明其至重而與世叔父母不同也雖稱濮王以伯父而其恩義之別別於尊者一體此之謂至重也不同也歟程子本旨蓋言喪服立文命意之如許而已未見其爲爲濮王服乃爾也天子諸侯絕傷期而期之喪達于大夫是爲禮之大經也借使英宗爲濮王服準禮不服必申心喪三年然後允符禮意若以爲本生異於傷期尊之同不同不可施云爾則斯事也非情勝乃

義起情勝者失禮之正義起者非聖人不能也且禮者別嫌明微所以爲經紀人倫也當絕而不絕當降而不降則惡在其爲節文耶禮疑從厚是爲寡過而此則非可疑者從厚之過至無所等殺則幾何不野哉乎是宜兢兢也伊川請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其後壹遵斯言朱子謂以濮國主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而至論伊川濮議則云未爲允當未允當者卽指何事耶幸見教焉

與李子岡

丙子八月廿四日

向教文王事紂云云剖析明快豈容異辭哉至若使



之歸殷而不歸使之去周而不去有其地有其民而  
以此事紂何害於至德云者盡出伊日真境而道得  
文王心事圭復而有餘味也太王翦商卽詩人贊美  
王跡之所肇基而適所以彰太王之過也商道雖衰  
而王受未立天命未移太王安得以剪商哉苟有其  
志則不可以爲法於子孫者也此太伯所以不從而  
遁世者耳以文王而處太伯之地亦不從己矣以三  
分有二而服事惟勤知其必然且太伯文王其揆也  
一所以同被至德之贊也然則朱子何以曰太伯所  
處又高於文王耶又何以云太伯獨全其心表裏無

憾耶太伯比武王固高矣亦可謂表裏無憾矣較諸  
文王則文王尤難太伯在殷祿未終之前處於未然  
文王在紂惡已稔之後處於已然未然者難爲力已  
然者易爲功然而文王盡君臣之倫全本心之德考  
諸表裏純乎天理所以爲尤難耳然而朱子祇許太  
伯以獨全其心者何哉至德之贊太伯文王均也而  
獨於太伯加以以民無得以稱焉者以其遜隱微無  
跡可見也所以高於文王也耶所謂高於文王者論  
其志也若論其事則文王豈下於太伯哉

與李子岡

丙子臘月十二日



向質四勿箴疑義罔及檢論語小註而云爾矣卽荷  
剖示若將披豁開眼復錯故說心於視外面來誘故  
說性於聽此細分也終是互換說爲正義也言動兩  
箴之分說心性是亦互換而言心聲也言出於心所  
以說心也動兼三者本之則性所以說性也天下之  
理皆由性出而四勿工夫亦要知禮成性而已故統  
會于四勿箴末句而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是爲究  
竟地未知如何

答李子岡

戊寅九月十二日

淵翁各理非謂盡其善美卽服其高世儒之見也高

處還爲病處然病處亦豈可幾及斯翁高臥雪嶽玩  
心高明舉天下萬物不足以嬰其情每想像其事爽  
然若暑月飲冰孟子所稱大丈夫斯翁庶幾當之以  
故實心仰止每携遺集於嶺海千里之外用寓曠世  
之感時一展繹若將掘衣於百淵羨溪之間也踈齋  
與之并世而尙云此輩人百年內未易得見况吾輩  
後生乎農翁四七說少時略綽過眼今又看詳立論  
之真正命辭之微密可謂盛水不漏發揮石潭餘蘊  
不惟餘蘊若將見得其所未見道得其所未道以不  
承襲栗翁說爲病者可謂眼狹而曾窄矣惜乎見剛



於本集也文章爾雅辭氣雍容無可擇而不可選則淵翁不及仲氏而若其英心俊氣高風峻節之聳動千古是爲淵翁長處妄論至此莫無近於計父祖年甲耶嘗謂兩賢俱是百年間氣而爲并世人物之冠冕也未知盛見如何

與李子岡

戊寅九月二十六日

向教中說與農淵兩先生處知德之論形容得盡詎容一辭於其間哉兩賢所造地位非淺心粗識所敢議到而卽其玉色金聲鹿拳大踢自有精粗疎密之分是則求道之士應不迷於所由也弟於淵翁偏於

曠感者亦以時然也世儒未窺聖賢藩籬而徑立門戶循名忘實齷齪拘拘舉頭無開眼處斯翁痛懲斯弊壹洗鄒魯之態玩心昭曠之原雖尋常咳唾之餘無一點陳腐氣味真一代之人豪千古之逸士聞其風者尚可以廉頑立懦此愚所以直欲摳衣而不可得也但斯翁救弊之弊殆乎矯枉過直進莊安而班諸邵子恐失鑑衡之平且勸人讀莊亦不免有所偏繫莫無以激得太重耶然由是而謂淵翁或忽於闢異則何足謂知淵翁哉承教以及門者先授農翁文字言則富矣如我者豈有所謂及門者耶祇自怡悅



已矣

答李子岡

戊寅五月少晦

俯詢絺綌紵不入之說竊更思之葛布非東俗所用  
紵布之不用即俗忌非有所稽也然猶以未得一據  
為鬱即考喪大記註絺綌紵者褻衣也襲尸重形冬  
夏用袍及斂則正服絺綌紵褻衣故不入陳云云蓋  
古人以絺綌作褻衣若吾東單袴衫不作上衣故不  
入於陳衣也若作上衣如吾東青白紵布之類則曷  
可以紵而不用乎用與不用係服之正褻不係于絺  
紵禮意即然而今俗不解此義凡係紵屬則雖正服

亦不入斂可歎可歎自兄為度痛革陋俗則巨室之  
所慕一國慕之是為望耳

與李子岡

戊寅臘月少望

傳聞虜中四月間晝黑如漆咫尺不辨燕人畏之皆  
云主國者凶云計應入聆也虜運其將窮乎河清其  
有期乎天下從此多事原始反終則貽吾東之患必  
矣前頭憂虞詎有既乎孰為先事之慮用講綢繆之  
圖者耶乃心京京不應我獨故聊以奉聞竊計均茲  
惊緒不知者認以杞國之憂天也

與李子岡

己卯二月六日



讀禮通考說與城台胤子俾之卽呈矣以無牀下之  
拜要我轉致伏幸領納徐乾學以 皇明世胄不念  
自靖之義失身龍庭甘心爲親臣至以爲其君以孝  
治天下錫類興仁萬世一時出此書以風四海云爾  
則真不識人間羞恥事者也縱自謂使民德歸厚轉  
移風俗已自渠身壞了大坊率天下歸夷狄民德由  
是而益薄風俗由是而益淪何轉移之可道哉雖則  
編禮禮不爲之用矣其異於媚家之讀禮者幾希也  
且其成書分別部居敘因革廢興之由者固詳矣其  
所斷案則全欠權衡猥釀紕繆不成義理其不可從

者十居七八佔畢之暇一一理會痛加辨論俾後人  
不疑其所行至望至望曾聞所謂健菴集說及吾邦  
君臣之際而云以臣強異類或舉此說以實吳始壽  
臣強之誣不亦可惡乎第未見本文莫詳其爲言之  
如何耳

與李子岡

己卯二月二十四日

蒙喻熊賜履學行事實弟亦未詳十數年前瞥見其  
所著愚齋集及學統而亦有所記不起者矣蓋斯人  
康熙時爲太學士與李光地承修朱子全書康熙所  
謂素日留心於理學者也其事載朱子全書序中可



考而知也能篤信朱子以距邪說崇正學挽回世道  
爲己任至論元儒出處則以吳澄許衡劉因爲不足  
道以金仁山許白雲爲不可及卽其軒輊而可認其  
嚴華夷之辨然其身則已化爲戎紅兜馬蹄偃僕匍  
匐於穹廬之中而不知爲恥曷不以責人者責己也  
其所以審是非而別同異者果是何事雖自謂學究  
天人主張斯道何異於娼家之讀禮屠肆之祈佛哉  
出處爲儒者之大節苟於此蹉跌雖行若由夷材懷  
呂葛終不可以云喻適足以自點耳雖不幸生於建  
膚之世被髮左袵淪胥爲夷亦當沒齒窮山用盡自

靖之義應舉覓官恬若爲常者是真漢面而胡腸如  
徐乾學熊賜履之徒是己吾輩之生不在于今日中  
州而在于一片乾淨之地者斯已奇矣苟不受天之  
中立人之道則是負上帝也負衣冠也尤嚴於華夷  
之分以存萬世之大防亦爲時措之宜耳

與李子岡 己卯三月四日

兄聞近日石室院儒發農巖從享文廟之論乎斯論  
也無一毫挾雜純然出於公心孰有携貳於其間哉  
竊嘗以爲斯翁天分明睿亞於石潭而文理密察反  
復過之發揮道妙興衛六經其功莫與爲京淵翁所



謂以一字明訓博一世善治寧可聖朝失賢輔不可  
朱子無忠臣者恐非過語也世無從享之典則已如  
其有者歷選羣賢疇居其先今茲之論無容更商而  
但恐時節不是當耳吳丈之見亦然頃者有書云子  
岡意見與吾輩同否仍以岡克叩問爲鬱願安承教  
焉石儒請疏於吳丈而姑不見副云矣

與李子岡 己卯三月七日

新除意况何如拂塵箱之朝衣尋銅龍之舊步竊計  
雅懷益復辛酸也無人于繆公之側久矣實有不能  
安身之歎今焉得老兄爲重不直可以維持調護而  
已但恐作一薛居州也已持被耶登 筵耶苟其然  
者 睿學之日就 睿度之天成非復昔年之比想  
何等歡欣忭祝也一二講說可蒙示及否朱先生嘗  
歎輔養之疎略而曰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  
之衢路此意真切三復痛苦計應均茲悰緒也

與李子岡 己卯三月廿七日

自吾兄入桂坊常有不寐之喜日昨登岳吳丈書來  
亦曰爲 宵筵賀得人勿做桂坊不爲文義之近規  
積吾誠意因文納誨以效世臣類忠畢義之道汲有  
望於此友云云其言真切爲老兄讀之斯翁眷念宗



國有一腔熱血向來章奏荐舉程趙兩先生蚤教諭  
之論身不出矣言不能盡情而素所蓄積則可見矣  
附奏中亦有爲國一死之云人或言非在野者所  
宜道而致命遂志豈有朝野之別乎世人之沒見識  
有如是耶頃者有所被別紙故謹茲呈覽覽可悉也  
愚亦云勿爲過計之慮亟副石儒之懇矣石儒再請  
而竟蒙諾待文成當示及老兄用資東里之益云矣  
此時此事不須固必一番叫闐用作異日公案而已  
可矣世道益下知德益希要得此翁文字爲一初發  
揮之資因作張本石儒之請亦非可已也

與李子岡

己卯五月二十七日

近日星文又告警矣燕人之畏詎有既乎昔者重峯  
守廬於金浦丙舍土亭往弔是夜妖彗亘天重峯問  
厥兆之如何則土亭以爲彗星長遲短速此去十數  
年後天下必大亂生民魚肉世無人當之者願公益  
讀聖賢之書以報國家及至壬辰其言大驗兩賢前  
知之誠固未敢幾及而以其篤信兩賢之故每切深  
長之慮其徵雖有淹速而未嘗無應 聖朝盡修省  
消弭之道則杞國之憂亦屬過計而第以土亭之所  
爲望于重峯者望于老兄益慥慥乎進德修業則異



日大任之降安知不在茲歟惟老兄勗哉

與李子岡 己卯六月五日

向稟舜典第一節真贋之難辨已更入思否古者二典之合一卽孟子所援用而可知已其非出於伏生也審矣然以大禹畢陶謨首節之例而例之則豈以舜典而獨闕曰若稽古之文哉此文字體段之所當然也然卽此一節歷兩漢魏晉而不傳至蕭齊之世得諸大航頭云者固信不及每讀此章疑眩滋生非直鹿門之斷以欺世而已也且玄德之玄字爲全篇眼目而經傳中無所槩見亦極可疑但漢昭烈字曰

玄德似取諸斯文而亦不可用此作證老兄嘗看得如何二典禹謨朱先生蓋嘗是正而卽此卅八字未曾直斷以僞作當以不信已而信師之義處之已矣且聖經尊嚴若節節起疑則殆無一句自在者幾何不亂犯手勢乎旣無明白證據則祇宜傳疑以待後世之朱子是爲寡過之道未知盛見如何

與李子岡 己卯九月

重陽之翌被澄岳丈人招携入道峯竟夕於昭曠亭上秋容雖晚猶堪幽賞而高樓朗月參坐承誨名言妙論與泉聲相上下殆令人形神超越翌朝對讀趙



宋兩先生遺書亦足慰質巾八之願也因之進入西溪拜清節祠泉石體局勝似道峯付與異趣之地是爲可惜然依舊屬梅月翁可也語次強半及老兄不直少一之爲可恨山雲谷鳥亦欲含悽計應有感通者存也就有奉質者語類第一編理氣卷曰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此翻字當如何解竊謂翻是翻動之意卽言若無理則無以動天地之氣行四時而生百物也南塘認以翻覆之意以不字爲誤欲作已字看吳丈則以爲若於不字上帶詎不意看如詩有周不顯之不則可通恐皆未然翻字看作太極動而生

陽之動字則文從字順恐非難解願承盛見焉

與李子岡

己卯臘月望日

向晤時論及爲長子禫一節蒙喻以不禫爲定故歸而考諸喪服小記有曰爲父母妻長子禫此長子卽以服斬者而言也爲之斬則爲之禫也宐也若不服斬而服菴則與妻喪杖菴具三年之體者有異固無練祥禫之可言其不禫也亦宐也老兄雖則服菴有三年者故爲之再祭旣爲之練祥則亦爲之行禫禫是除服之祭而老兄無可除之服則禫固無義然當爲令子婦行之已爲主而致其哀恐得小記爲長子



禪疏曰妻爲夫亦禪此爲可行之明證也未知意下如何

與李子岡

庚辰六月廿八日

孟夏期會吳丈于中州館中吳丈謂老兄必來主翁亦云已與之證約相期于丹邱參對凝竚將許以信息甚大主翁際得兄書而示及其中說與賤子若將相攜於仙巖玉屏之間及登寒碧樓又得中州丈所被書華蓋已取路鳥嶺去矣相顧失圖不能喻懷洞天雲物爲之色淒曷惜一紆轡之勞用失冉難得之會耶二老當世之第一流四郡左海之第一區又值

清和時節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可謂具四美而并二難以吾兄而參焉則真堪不朽非直爲泓崢樽俎之光而已人事之欠圓自是缺界常事而以其難湊之緣故彌勞介介耳是會也特兄不來耳何謂龜島巨靈汗而不受耶莫無近於從而爲辭耶弟當爲丹邱之神解嘲也絕呵絕呵遊事計應從兩賢書中聞知無容贅及也自碧樓解携偕吳丈入越冥搜諸勝固爲大快而登子規之樓臨清冷之浦陳躅觸目歷歷若眼前事相與攬涕令人油然而生忠義之心彼靖難諸人亦何心哉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等一死



耳何苦乃爾耶

與李子岡

辛巳六月二十日

呻餘不敢看書偶閱淵翁所撰拙齋誌有曰論理須以四種立說一曰本然命物一曰乘氣流行一曰渾融合一一曰分開各主張應作如是觀而栗翁見處偏於流行渾融老兄於此嘗如何解耶既曰本然命物乘氣流行則已盡混闢之妙又言渾融分開者無已贅乎其所謂本然命物即指太極本體乘氣流行即指動陽靜陰混融合一即指統體分開各主張即指各具而未知無悖於拙妄本旨否也願承盛見焉

淵翁之於此翁推詡太隆稱述過中至於與尤翁并舉則竊恐月朝無準也農翁所云少收斂涵養之功規模意思終未正當者恐無容更評不識盛見如何

答李子岡

辛巳臘月十八日

科舉之外不知更有事在自都下已然况于南鄙乎貴邑則猶有場屋學究知習程文而所謂京華士夫白地赤手徒以盜竊科官爲能事小則昏夜穿窬大則白晝剽奪若是者將何所於施教哉大嶺以南風氣衰颯先正遺教久已墜歇無復鄒魯之舊俗而猶賢乎漢師因勢利導則庶或至道惟在在上者身教



之如何耳卽其書社各置講長往往集譽髦于邑庠而自主講席實心鼓鑄則精神聳動之下自應有風草之勢幸有初有終俾無不承權輿之歎如何如何鄉約尤非可已者非吾兄何處見得此箇施措乎向後信從固難取必而曷可逆其將來當做不做乎已卯諸公建白而行斯法也民有以其父之難養而棄之中野聞鄉約將舉卽還其父厥效真捷於影響風流至嶺百世不磨卽此而可占第老矣庶幾及聞嶺俗之丕變詎非數百年而一時歟末俗滔滔無話可說而最是以教化防閑爲無益豈有此理卽如衣裘以禦寒當下便煖曷可謂待我保養元氣自足何所事于狐貉乎

答李子岡

壬午閏三月廿四日

邱隅鬼變變異之大者是爲妖孽陽微之所致然也古者搏膺而鬪被髮而譟固或有之而發諸宵寐何嘗現身交言靡所不至如今茲之爲耶人神雜糅至於斯極恐非好消息也誠如其言爲麗氏盡節則寥寥半千載影響冥漠忽焉顯靈役人如奴隸此其求說不得者也主翁與作祝者俱有高識應以敬勝之以正服之所謂備罔兩之姦防魑魅之惑者未足云



喻而今乃隨其指揮如恐不及抑亦七聖皆迷耶信其嘯梁之謎語直與圃冶并稱者恐非常情所出未知何爲其然也韓文公云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斯言達理焉有爲國自靖之士其骨已朽而露體於百劫之餘乃爾乎哉縱令具有其人其鬼甚靈亦不見其可畏也况萬萬無是理乎必是山精木魅之假名而誘人者也陰診所旺灾妖如此前頭憂虞不知所屆益令人繞壁老兄通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曷不以斯義痛說與兩賢也

與李子岡

壬午午初吉

永日長課見在何書真西山集亦不佳參研否斯集好處專在奏議大而有當細而不拘切事機明分數真識時務底俊傑也其經濟大手當伯仲乎陸敬輿而本之天德文以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亦非陸之所可及也惜乎時命不違空言無施也且其天分甚純好學缺早當黨錮禁嚴正塗榛塞之餘毅然以斯文自任倡明鼓作俾紫陽真傳不絕於天下後世者卽其功也但出處未正貽識者之譏是爲所嗟恨耳濟王嗣子而未及正位東宮宮教賓師也亦異服事僚屬則初無君臣之分固無可死之義非可擬倫於



王魏者也特理宗不可事耳矯先帝之命奪濟王之  
地者雖由於權兇睥睨神器日夕綢繆竟爲其所擁  
立是亦篡己矣三綱九法剗地已盡非直名義不正  
而已士丁斯時惟有毀冠裂冕而去耳可出而仕乎  
西山枉己而事之雖非出於威怵利疚見識不高以  
致失身宜栗翁之與許衡并按也鹿翁之斷以失身  
亦非苛評耳惟其請濟王贈卹要理宗盡倫拳拳乎  
綱常之重者茲乃言人之所難言而亦爲故邸盡分  
其至誠苦心可以建天質神尙令人憑心長喟每欲  
爲之原情求其無過而出處是爲大節賢者在所責  
備以故積費思量終未得可恕之說竟以栗鹿兩賢  
說爲定論靡敢出於工訶也不識盛見云何

與李子岡

壬午六月廿四日

病枕漫看管寧傳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用能自全  
于亂世固一代之高士也浮海還鄉之後被曹丕攬  
撥而固辭不受較諸荀華輩能事在破壁不翅蟲鵠  
之懸但所謂上疏贊頌曹丕有曰篡承洪緒德侔三  
皇化溢有唐莫無爲白圭之玷耶若以有漢遺民而  
自靖則當爲龔勝之死何以疏爲又何爲贊揚功德  
乃爾耶其所不仕特以年踰耆艾難以筋力爲禮也



非出於逆順之辨也蘇子由爲幼安贊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逸民二字度幾無愧而少非漢人之云竊恐害義少爲漢世臣生長漢土而諉以其身之不出而可憎漢室之大盜乎其人可貴備其事不能無憾靡敢工訶古人取必於然諾也老兄於此何以裁之願承月朝焉

答李子岡 壬午七月六日

承喻淵翁論樓朴處了之以檀長卿猴舞者非有文字可考而聞諸金氏則斯人內交於清城父子其所服事靡所不至清城至受歸溪牲石之銘其所謂恬

退亦因清宦之後人憤恚而作云無論其虛實與其潔不追其既往長處還他長處淵翁之評得矣第漁色一事爲斯人終身之累其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往往有破義而犯禮者未可以小德出入言也以故尼尹戒其甥定齋書亦云程子之責周恭叔不啻嚴切律已者不宐苟且放過而公家視爲小廉曲謹不甚加意其縱欲無檢爲其姻親所憂者如此此可以見其人矣男女人之所欲存焉安能責人人以不邇自閑如楊秉之不惑顏叔之有節乎但斯人也壞了禮防任情徇欲言之醜也豈非難洗之累乎當與農筠



柳先生文集  
輩并歸一轍淵翁之同勘以毀經之律不亦宜乎俾  
渠而讀此書則其不汗發背沾衣乎苟不服罪則是  
無羞惡之心也亦應汗不至此也斯人也既失身於  
戚里又喪德於女色終焉毀經侮聖無所不至真小  
人之無忌憚者也以若本領以若見識巍然自處以  
堂上人喚做尤翁以小正卯加以以行偽順非之目  
其誰欺乎其誰信乎其不聞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乎藏身不恕而可以喻人乎不有  
淵翁聲罪致討其何能剗地埋殺乃爾乎尤翁之爲  
尤翁世堂之爲世堂賴此書之力爲多辭氣之或涉

凌厲圭角之或欠渾化未足爲病也每讀三大札未  
嘗不斂衽稱快尤好夏月讀爲可以却暑也不審雅  
衷如何

繼祖之宗與繼禰者不同禰位之自耐而升龕以次  
于祖廟者亦可謂世次迭遷昭穆繼序雖無遞遷祧  
埋之節此二句恐不當刪而迭字改以式字未知如  
何然則備要合祭祖以上祝當用於禰位不必用父  
先亾母喪祝措語耳

答李子岡

壬午九月七日

上旬之期期于鍾山新墅卽年前吾輩所齊會之地



也往復停當無容更商俄蒙竹里下札擬定于泥台  
別業故以壹遵成約以鍾爲歸仰復矣竹丈書教有  
云儒者素固滯固滯固易做病而當固滯而不固滯  
是亦病也通非不好而易歸於流流之病病於滯滯  
克從宜則滯爲通也通不得正則通爲滯也所以以  
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也吾輩一步不可枉何  
必爲會於戚宰之壘乎不敢聞命殆以此也不專爲  
儒賢地耳莫無爲狂奴舊態尚不脫拘曲也耶爲博  
一粲聊復云爾

與李子岡

壬午陽月十九日

鷗亭之遊固當退期用俟諸君子齊會而懸想議論  
未定往復未竟老洲之中屨已動矣不容不身往迎  
之故未遑更證幽期獨策城門之道行到鷗亭已被  
老丈使人催迫相將登亭端倪俱敞襟帶如拱固令  
人大好伎活而入夜風恬波晏萬動俱息崢嶸寥廓  
有鴻濛未判底意思最是皓月揚輝江光涵映上下  
澄澈真是鏡明水止憑欄對賞神骨徹清白不覺情  
興逸發趁鷄入室室有儲書便一墨莊如入波斯之  
市幾乎眩奪亭主台山林經濟之美江湖風流之  
盛於是焉可見若是者真可謂窮勝事而樂清時矣



聖朝歷選古心夙夢諸勝到處臨風把酒懷仰高度  
往往不能自喻老丈亦爲之興想不休蓋齟齬之爲  
易際會之爲難固淵翁之所爲恨而斯亭失會亦有  
數存焉益歎人事之喜乖也

表記仁右道左之左右以先後言也義非所後而仁  
固當先仁者專於恩愛義者專於斷制兩者所以相  
須而成德者也孔疏所謂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者  
恐得正義所謂分解以陰陽者必應以仁右屬陰道  
左屬陽焉有仁爲陰而義爲陽者耶竊恐取類不近  
也左右二字不必濶看了之以輕重緩急之義可矣

向裏共由之別朱子說似載大全答人問而記不起  
議論未敢到耳禮記固多不純而表記尤涉可疑莊  
敬安肆兩句及詩之好仁以下云云外所謂子曰者  
恐不似夫子辭氣其所言仁或太巧而失於迫切或  
太冗而失於猥雜蔽一言漢儒之傳會也未知盛解  
如何

困知記謹茲呈上伏幸領至墨整庵理氣人道之論  
雖差互於考亭成訓特見不到耳非故爲立幟也斯  
翁學問宗旨以合一爲主故凡係名理統萬歸一理  
一分殊爲論理之真諦理氣一物之論亦由是而發



焉朱子何嘗不曰混融無間而輒云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蓋祇見其不相離而不見其不相雜也且恐人道心認爲二心故以道心爲體人心爲用亦出於合一之病然要之不得於言非出於爭心勝氣也最是大原本上見得明透故始見陳王輩邪說當下闢廓不少饒假俾當世狂誕之徒語塞不敢措一喙而後來奉以爲據爲崇正距諉之左券是則功莫與京豈苟爲唯諾爲程朱僕奴者之所可擬倫哉儒者之斥佛卽日用茶飯無異乎發語辭而皆揣摩想像耳夷考其實則茫然亦言詮已矣向前廝殺究極

其源委痛覈其得失捉其真贓斷案如酷吏勘獄奏當已成雖使如來復起納供恐靡所措舌是則獨整菴與我東之三洲爲然真聖門之忠臣也不識整菴之爲何狀舉咸目以禪學月朝之無準終古爲然詎不闕絕乎以故三洲痛辨其禪學之誣許以有功聖門真知言哉石潭亦云羅公拔萃人物困知記不可輕須如石潭三洲之明睿方可以尙論人物而得其真矣不審盛見云何尼尹別集二冊并呈幸爲之辨著一通文字以復之崔奎瑞嘗贊美辛酉擬書而曰天地間不可無底文字云其言無倫是尤不可以無



關也嘗見睡谷集尊閣丁上可蒙俯借否竊嘗妄論  
國朝儒相以思菴浦渚睡谷當之睡谷原本經術歸  
重名節難進易退在朝如旅固已愛重而最是丙申  
一劄得納約自牖之義終俾處分得正斯文不喪  
厥功韙哉但見幾而作不與於丁酉獨對爲異類之  
所稱譽而愚則以爲此一着終涉占僂非體國大臣  
生死向前之道恐未足爲高也願承明教

史課循覽不輟否閱往昔廢興之有徵撫前哲處變  
之多方計應稔然會心多少擘畫願入吾兄通鑑室  
中與聞其揚挖而不可得也因之有仰質者漢獻帝

廢時蜀中誤傳已崩先主諡爲孝愍綱目旣以正統  
予蜀則獻帝之諡不從蜀而從魏何哉似因蜀諡在  
於生前故襲通鑑之謬耶恐是朱子失照勘處不審  
意下如何曹操徘徊於漢鼎之傷而不自篡奪乃曰  
天命在我吾其爲周文王比諸莽炎之身爲者則少  
間否若俾操死而植立克蓋父愆用全臣節一匡天  
下興復漢室則篤論者之處操當差殊於今日否卽  
其一毛一髮無非罪惡而幽拘君父殘弑母后一節  
尤係大愆之斷案原恕之論說不去願承明教

與李子岡

癸未七月十九日



盛課經經緯史衡石量均計應如救火如追亡欲住  
不得常願朝夕圖書之側與聞其多少緒論而未之  
也已爲誦蘇源明所云不幸生衰俗猶幸識紫芝一  
句語以自慰耳研史已過東漢否了得嚴富春出處  
何如古來處士都是熱心腸英雄無非冷眼孔而此  
公特其尤者也與光武同學視文叔以癡兒固已不  
能十分滿意及其應聘而至也若將見待以賓師之  
位訪問以爲邦之道而只加爵祿論道舊故而已無  
實心求助則益不滿意其所謂陛下差增於往者真  
實際語也一往而不顧者殆以此耳懷仁輔義四字

可見其所學之正而漢廷君臣不克會問俾其經綸  
事業韞而不發任其踈放身世兩忘終老於耕釣之  
間惜哉然其高風峻節廉頑立懦所以扶植世教倡  
起名節終使黨錮諸賢趨死如歸者卽所謂一絲扶  
鼎篤論其功化所暨則猶賢於出而做世成一代之  
治乎適看本傳有會於心者漫筆及之不審盛見云  
何鴻書一部謹茲壁上而是書也類聚中最有識者  
其遺聞故事名言嘉話可以裨史乘之闕備藝文之  
採者靡不畢集當與說郛稗海同傳而若其刪繁取  
要關各教而助名理者反復勝焉今人不知爲博雅



之資可歎也已

答李子岡

癸未七月二十五日

向論嚴七灘出處已經思議否古來高隱人雖灰冷萬緣而所不能忘者卽世道人物四字而如此老者志願極大眼孔如箕不滿則不臣視劉文叔以小兒輩傲情自放加足其腹不惟勿視巍巍而已是難律之以儒者矩度者也若知光武之不可以有爲則不作出宙之雲不害爲益高耶如隆中處士若不遇樓桑天子必高卧龍岡終身自晦如操權輩豈足掛眼乎安樂翁欹枕看戲而不放一步富彥國身都將相

爲國大老而此翁把弄如兒曹是爲打乖法門抑亦聞子陵之風者歟嚴邵兩賢固爲千古逸士而其事則終欠中道恐難爲後人法耳

近考儀禮喪服夫妻胖合胖合二字當如何解乎胖是半也猶言合其半而爲一體耶又是分也自路人而爲配以成至親故云胖合耶註疏俱無所釋伏幸見教

與李子岡

癸未臘月四日

頃造鶴墅準擬招邀巾烏相慰歲寒主翁不還達客猝至望望然去陟駱峯高處千山積雪四望皎然僊



倦乎覺身世之欲浮胷中廓然無一物若與太虛遊者縱令入蘭室服矩誨及日而歸發人靈機融暢漱滌恐難若斯之遠柴桑翁勝吾師丈人之云儘是先獲也盛課尙不住誦書耶書經之以洪範已上謂上經旅爨已下謂下經經分上下者未知何義肇自何時乎周公居東或以爲避讒或以爲東征二者并有之否居一於是乎以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之文揆之則居東卽避讒非東征也罪人斯得乃成王之事而致辟管叔似在其時親迎以歸之後命周公東征云者未保其必然以殺管叔爲出於周公而後世

骨肉相殘者動以周公爲口實啓萬世無窮之弊此愚之所嘗悶絕者也周公大聖也惟聖盡倫豈爲是哉豈爲是哉避讒居東之後太召諸公得罪人行天討非周公所自爲也審矣後來尚論者咸以爲宗國不恤一身利害爲言而皆是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亦不敢大開口說破令人曾次憤憤不識嘗看得如何囚于郭隣降于庶人亦足以勘罪何必與武庚同致大辟然後可乎哉昔人處斯事以馬肝之論而愚則決知其非周公事也嘗欲一掃諸說置元聖於粹然無過之地杜永世人倫之變莫無以



爲汰哉乎或以爲周公之處管叔者與舜之處象者不類而在舜分上則謂其害止於一身在虞廷羣臣則其不曰謀危宗社岌岌乎殆哉然而不請誅象者何哉豈不以戕殺同氣非義之所當出乎管蔡謀危宗社罪不容赦而周公當以臯夔之心爲心詎容勸成王以殺叔父乎以故知斯事在周公居東之日非所與聞也願吾兄立一文字用告天下萬世焉

帝堯答放齊之舉丹朱直以囂訟了之囂訟所以爲傲虐卽心術之病也但言其不可可矣直斥其心術者莫無有害於父爲子隱之義乎且帝德廣運過化

存神睦九族平百姓以極乎於變而變不得胤子以至殄世者此又何理耶卽濂翁所云家難而天下易者歟及夫與羣后德讓則虞賓亦已囿於大舜之化和順道德之爲歸聖父之所不能化者見化於舜者亦復何理耶

與李子岡

甲申二月廿三日

近日盛課在何書近數兒輩孟子孟子勸齊梁以行王道是所謂不尊周也由孟子之論見得天爲生民立君所以治安百姓也非爲君一人要其菴萬乘之貴有四海之富饗宗廟保子孫世世不絕也以故湯



程先生集  
武革命受命於天孟子從天道救一時之弊孔子爲人道立萬世之極以服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孔子與文王意思一般孟子與武王意思一般假使文王處孔子之地當以尊周爲義武王處孟子之地亦當以不尊周爲義而已雖曰視天命之改與未改文王則縱舉天下而歸之必不觀兵商郊自致混一無所用心於其間耳如是看得未知如何

與李子岡

甲申三月十八日

近閱程書有問佛戒殺生之說者程先生答云力能勝之則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尤翁亦云五

行有相克之理故人物有相食之道兩說於盛見如何不計其當食不當食惟以力勝而食之則卽是強食弱肉豈其然乎且聖人育萬物而盡其性則豈有相剋之理哉蓋人者萬物之靈天地亦因人而存所以爲草木禽獸之主也以其爲萬物之綱也故司萬物之命而制其生死以人食獸常也以獸食人變也人之食物固無害於理而常推吾與之仁用存不忍之心以無故不殺爲度已矣佛者之戒殺不食卽小仁也小仁者大仁之賊也若以不殺生爲仁則堯舜必爲之矣如梁武帝沈溺佛戒終身不肉宗廟亦不



血食者真以煦煦爲仁也聖人不掩園不掩羣解三  
面祝之者是爲大仁耳願聞精義焉

答李子岡

甲申四月二十三日

頃者竹里丈人臨止爲說兄近看錢牧齋集云信否  
此老文章基址不本六經體裁固欠簡嚴而其無中  
生有化腐爲新若將倒三峽而鼓萬象者卽有明之  
蘇子瞻也讀之令人易惑每一寓目不覺蠱心當如  
姦聲亂色以遠之者也以老兄知言明理計應當下  
覷破也斯人也以堂堂天朝之大臣年位俱高餘  
生何惜而不能辦一死苟活空門至受僞爵竟至於

千億化身安得免法義之誅乎其師則孫高陽其弟  
則瞿稼軒也兩公殺身成仁其名爭光日月而斯人  
處兩者之間衷義失節至於斯極獨不愧師生乎大  
質旣虧其雕蟲小技亦曷足道哉林督郵來過云歷  
拜字下問案上書則曰宋史不識看下到何編康王  
南渡稱臣於讎虜曾元不若而尚論者不與東晉  
擬倫者以有朱子存焉耳三綱五常賴朱子整頓起  
來使天地日月添得許多光明武侯之在蜀猶然有  
是乎聖賢之益人國重於九鼎大呂不止于一時在  
乎萬世也南渡將相當以李伯紀岳鵬舉爲冠冕而



張德遠爲宋齊愈逐李公俾袖却國手枯死丘壑而宋祚遂終于半壁且不喜岳公生而無一言贊美沒而無一言哀傷者都出私意且全不曉事多少做錯而以有子南軒也故每被晦翁原恕爲著行狀稱述備至有不敢知者然豈專徇南軒顏私而然哉以其人雖糊塗而其心則無他故也老兄嘗看得如何

與李子岡

甲申六月廿七日

偶閱晉史司馬孚傳孚也以懿炎之至親非直不與於廢立之謀枕尸而哭執手而泣有曰殺陛下者臣之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臨終遺令自處以有

魏貞士眷眷懷舊君而不忌者亦可尙也已然篤論之士不少見許者何哉生於亂逆之族而能不爲所移者歷選千古只有司馬孚武攸緒朱全昱三人而攸緒則不受爵祿高蹈遠引身與名俱完孚昱被封爵而不辭其異乎與炎忠同歸者幾希也孚也以漢氏遺民爲曹瞞親臣固已失身則魏晉廢立之際雖不失臣禮亦未足云喻耶昭炎輩弑逆如茶飯孚也力爭而不可得則當爲之死以明其心事而不此之爲分茅秉節備置官屬而若固有焉雖自云立身行道終始若一其誰信及耶素棺單槨斂以時服雖痛



加貶薄用存自靖此未足以贖其罪也然曹氏之臣  
皆賈充之類真盜賊之逢大黨也然而能悲痛慙  
不喪秉彝之天者惟有孚一人耳未忍剗地埋殺祇  
許一段良心未知如何願承素日尙論焉

答李子岡

甲申六月少晦

賞花亦好看未發氣象東池之蓮何必待爛漫安樂  
翁之以看花離披爲戒者真會得環中之理者也必  
用夏盡日亦與時消息之義是亦達人之善觀理者  
敢不惟命

頃者見詢以自成自道之旨而忿草奉對殆不記何  
語有友如此何以上下其論乎近更思索誠者自誠  
而道自道兩句爲一章之綱而誠爲綱中之綱通貫  
乎兩句下文第二節申自成之義第三節申自道之  
義也誠固兼天地人物而言而其道則須人行之非  
物之所能與故全章之旨咸以人爲主章句所云誠  
以心言者是耳程子論自成之義以爲至誠事君成  
人臣至誠事親成人子其意亦主乎人也凡誠字從  
物而言則理爲重從人而言則心爲重而此誠字兼  
理與心而心爲之重焉身朱子亦兼實理實心而言  
而其歸則要在於心也一章三自字非自然之自乃



自己之自也不審雅旨如何

與李子岡 甲申梅秋十八日

頃者復教歷敘三十年來水邊林下樽俎講評之樂  
而以東沼一會為最得意處存乎忘形忘言惟其  
無物於中故乃能洞徹肝膽靡所間膜也至若觀荷  
珠之灑落歎心體之易失恨不從君坐三夜請問安  
心術耳秋序警立晚炎彌驕崇體節宜益為寶重曠  
然茅樓之上臨風展書計應有退陶忘暑之趣何謂  
勿以程課相問也安樂翁冬不爐夏不扇固出於堅  
苦刻厲大耐寒暑而自非大過人之氣力沒做不得

老兄之長執圓筵亦非弱不勝熱而然即義肥之所  
為致也然則手不停搖顧何傷於百原靜坐乎承喻  
自誠自道之旨戛戛乎難為言然誠與道不是兩柱  
故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中間下一而字以見非對待  
說也章句所以分本與用者此章即言人道而全章  
意旨重在人心上故誠雖統論人物而章句亦就人  
上解其曰誠以心言本也者人心實原乎天理故推  
本而言耳此所以不曰理而曰心不曰體而曰本歟  
下文論不誠無物而結之以君子誠之為貴故章句  
釋之曰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



我者亦無不行以人心言誠可見於此矣必有實心而後道可行必有以自成而後有以自道而道出於誠誠外無道道外無誠然則所謂自道乃所以行自成也蓋誠者自成性分所固有而道自道職分所當爲也惟能全其性分之所固有則斯能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天地間萬物萬事皆誠爲之終始人無誠心則日用應接皆僞也非誠則非道而道與誠非兩項事也不審盛辭如何

與李子岡

甲申閏七月四日

東峯尋真猥隨巾車當其境與心融時與意會悠然

而適陶然而樂若將物我之兩忘亦近日之勝會也彼自謂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經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鸚鵡者皆虛誇耳惡足以與語真樂哉問己改月蒸溽病人謹候崇體葆玉胤郎迎相之期載邇晚境怡悅莫與爲京爲之贊賀繼以健羨也向承引家禮有尊於舅姑則如見舅姑之文爲受贊之證而愚意則終是情勝不如其己之爲守經也所謂如見舅姑之禮卽指兩階下四拜已矣未必指奠幣而祖舅姑則正統之地不敢班諸他尊長舅姑先受幣後以婦見而奠贊猶可也若至本生舅姑傍



親也雖曰世父之尊本生親之異乎他伯叔父其非正統則一也固當如見祖舅姑之禮而用贄則非禮之正也既行于本生舅則當奠菜于本生姑廟而婦人無廟尤非可論也禮義由賢者出如老兄秉禮守正之君子爲循俗牽情之舉則夫夫皆云某是當世之宗儒而亦嘗乃爾吾輩何人乃爲禮所拘而莫之任情乎然則世俗所謂幣帛將無限節伏幸勝之以理裁之以禮章貳本嫌微之旨立一世人道之極焉

答李子岡

出納朕命朱註兩柱說農翁設疑儘得精義尤翁所

答有不敢信及第三問尤極精密而無所答何哉今俗以繳還君命爲復逆故尤翁亦以朕命之不可者復逾云而恐未究復逆之所自出周禮天官諸臣之復萬民之逆註曰復報也反也謂羣臣受王命行之訖反報於王也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推斯義也復逆二字卽指下言之上奏者也與今世所謂繳還不同然則朱子取用之意可知也所云朕命以上該下而尤翁不能活看合集傳兩柱說爲一項事是爲病耳官名納言則不惟受上言宣於下亦聽下言納於上兩義相須不可闕一者也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與李子岡 甲申菊月

近見所謂東堂試券對策中有曰養德江臯無非釣名銜能之術遯跡山林無非藏身露頭之學雖自云說弊其所譏刺靡復餘地亦可見世教之變也假真售偽之弊從古滔滔武人俗吏之所嗤點厥惟久矣固儒者所宜自反然驅一世在野之羣賢斲之以一質字者詎是常情之所出乎既曰釣各銜能則曷可謂養德既曰藏身露頭則亦何謂遯跡乎其言之首



尾橫波如此誠不滿一晒爲帖括役者多不知操觚  
何物老學究誤人乃爾耶雖曰無足責爲主司所拔  
擢哀然爲舉子首騰傳其文上告下布則其事已徹  
公車贊美之意存諸其中矣是將爲一副當公論移  
易不得者耶幾何不加僞學之目諱己卯之學乎顧  
今世道交喪讀書種子亦將絕矣固無事于道學之  
禁而自禁矣流俗之把弄侮辱亦可休矣然世無關  
邪衛道之君子俾此輩任其喙鳴而靡所忌憚爲吾  
道無窮之害耳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不翅兆見  
行且及矣寧不可怕乎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

耶吾兄信能做城市大隱終老子蓮社衛茅則永免  
此輩之所玩戲而其奈江臯山林前定不窮何哉絕  
噓絕噓

夜枕忽息冰雪至寒也而有雪蛆雪蠶冰蠶火至熱  
也而有火樹火鼠昌平州溫泉中有游魚萍草天地  
以生爲德故生意無處不暨而然歟蛆蠶之屬離冰  
雪則死鼠魚之類出火溫則殭是爲何理乎衆萬之  
生各稟其氣非其氣則不能生成而然耶至若蹄涔  
之中蟲魚生焉糞壤之內蛆蚓生焉此外飛潛動植  
靡不種下生種可認天地無空處而生生不息也獨



在人則往往勦絕其血胤俾不克生遂此又何理乎  
靡敢因已事致詰老蒼實有求說不得者心煩慮亂  
不知所從從高明願聞達理之論焉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云幾動於彼誠動於此鄭  
康成云天不欺至誠兩說俱通而朱子說得正義鄭  
則似近推說吾兄所看得如何所謂前知只是知其  
理耶卽是知其事耶如久旱必雨久陰必晴知其理  
也如今日晴明日雨知其事也經傳中只說作善降  
祥作不善降殃不肖說吉凶禍福已有定命不可改  
易未來之事豈但聖人不知天地亦有所不知及到

時候自至迫於氣數不容不然孔子雖自云五十知  
天命而五十以往何嘗自分壽止七十三歲轍環天  
下所如者不遇乎所云道之不行已知之者只是推  
時命理勢而然是爲吾儒之前知而言理不言數者  
也豈若野狐禪之坐在屋裏能知屋外事者哉且禎  
祥妖孽人皆見之似不待至誠而前知然惟至誠不  
欺天天亦不欺至誠不誠之人必被鬼神所欺弄吉  
不必吉凶不必凶如龜筮所以紹天明也至我龜旣  
厭不我告猶是所謂欺天者天亦欺之者也是爲如  
賤子者所至戒而終欠立誠易歸於自欺而欺人欺



人而欺天何緣到得與鬼神合吉凶底地位乎祇益  
瞿瞿

鄒經誦課間來鼓聳此翁見得敏故說得伎其言詮  
之寄在塵編者有似獅子跳躍英氣所動喚醒迷魂  
恨不及活孟子親見泰山真面目耳孔子未始顯黜  
霸功而孟子獨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欲  
斷功利之根其功當與天壤俱弊也寒泉之世尚有  
半清半濁半陰半陽之可辨者故尚云政好讀孟朱  
書之時而顧今滔天塞路都是慾浪載胥及溺沒頭  
沒尾苟有義利雙行者存乎其間則其亦庶乎其可

也假使泉翁而在者當謂如何願吾兄爛用孟朱之  
名理直從義利源頭絕頂處剖析指明爲萬古一炬  
以不負此翁如何如何

與李子岡

甲申復月既望

昨宵失眠枕上口念益稷臯陶賡歌而帝拜曰俞君  
拜臣如禮何臯陶之受而不辭者亦何義拜昌言也  
非拜臯陶也故然歟周禮之拜民數及拜賢能之書  
亦爲所重也皆出於帝拜之義耶幸教焉

偶考孔子世家夫子轍環天下席不暇煖公山佛擾  
之邀中牟佛胗之召猶且欲赴而獨不仕於宗周者



何哉夫子常以尊周爲己任春秋大義數十而尊周室居先進桓文許管仲亦爲是耳當時周室東遷天子下堂天命人心已八九去矣車攻吉日之政無復可望故木鐸載贄不造乎灑洛歟斯其所以知時識勢歟皇皇出疆雖急於行道皆應聘也卽不爲臣不見之義也天王寄空名不知卑辭招賢之禮故夫子不枉道而從者卽以此也寧道之不行耳詎輕其去就哉如今周王尊德樂道可與有爲則夫子之應之也當先於諸侯且有遇於諸侯則亦當九合一匡以實而不以名豈爲管夷吾之假仁借義哉是爲公私

義利之分夫子之所先辨也不識雅見云何

語類略綽繙閱而妨奪多端全欠玩蹟釋卷而茫然其異乎奕碁一場罷了者幾希也蓋語類出自門人之手不經稟裁故有聽聞之錯記錄之誤或有重疊背謬處惟在觀者斟量而體會也卽席間難隨叩隨應故往往親切反勝於書牘雖或支離煩絮苦難領會而亦不至生厭也翁季錄卽晦翁季通之所答問也編入于語類耶抑別有一部書見行而曾經盛覽否竊詳晦翁爲學規模四十後始通五十後始議論不差六十自歎所學始透至六十五六歲復自云不



微是可認疑而悟悟而復疑剝一膜復隔一膜解一節又障一節如是日進無疆自強不息與天無極開太平于萬世直做孔子而後已其所矢顧者如此苟不固天下之大勇孰能與此哉

與李子岡

乙酉五月念一

涑水史看到幾編斯書也從三晉爲諸侯始固已經晦翁詩譏而最可悶者已所不喜則并汲其人如屈左徒之類是已已所不信則并刪其事如隆中對是已非直帝魏寇蜀之爲悖理也古人云孔子作春秋取毫髮之善溫公作通鑑掩日月之光具知言也好

惡之或偏予奪之失正直是見不到也所以不得爲十分人歟

病枕偶拈鹿門集雜識有云人性之善乃是氣質善耳非氣質之外別有善底性直令人大驚小怪從上聖賢苦心發揮卽理爲氣主四字而鹿門主氣太過直以一氣字盡冒天下之理更不求理之所以爲理只知理之流行固氣之所使然而不知氣之循軌卽理爲之主宰直指氣之自然者喚做理而更不揀別得无妄不易之爲其幹則卽是氣外無理而理特無用之虛名其可乎今日性善乃氣質之善則所謂氣



質卽是大本而氣質之外更無本然之性性善之理不亦從此晦乎吾兄於此看得如何

答李子岡

乙酉八月初吉

歸自喪次則手命虛辱悵悚交摯尊體宿來益健弟皓首終鮮形影相吊所相依爲命者惟有一從弟矣又爲造物者所奪去死者何辜卽弟殃咎積躬之所致然身死者固流俗常品未堪責備而昭朗樂愷善狀非一在家而敦倫篤恩與人則輕財好施最是善事異顏之親備盡志物之養往往有人所難及處雖若不少自重清濁無失而其中則極辨別月朝人物

或不差錙銖且智未足以知君子而篤信老兄出自真心每謂一番覲德輒增一番愧悔非直茫然自失是亦婦孺之識清明乎今服多少獎誦繼之以悼惜渠何以得此於并世之名賢乎是足以博一死矣父卒母嫁與得罪於父而被黜者雖似有間而不知終身不改之義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其絕於夫與黜者何異哉通典居廬必禫之說恐不可從檀弓註無禫縱爲出母設而亦可施於嫁母嫁出不可差殊觀也雖與父在母喪同是杖期而父在則不敢伸私故爲母降期具三年之體而被髮



禮記卷之八  
練禫宜也嫁出兩母不計父在與否而爲之杖期非  
降服也特以子無絕母之理而服之而已初無三年  
具體之義既不具體矣不被髮無練禫恐爲一申事  
變制亦不必待中月期而除服伸心喪三年壹遵本  
生喪禮恐爲得正古禮婦爲舅姑降夫服期則爲夫  
之嫁出兩母無不可降服之義必服大功已矣  
女子無禫不記見在何處而以出嫁女不杖故不禫  
云爾耶若是在室女則小記既云主喪者不杖則子  
一人杖之杖則當禫恐無可疑若主喪者當杖則女  
子子雖服三年而不杖蓋禮童子不杖惟當室者杖

女子子雖曰在室非當室也無男昆弟主喪俾同姓  
攝之而無杖者然後惟在室長女杖焉所以成三年  
之喪也然則何可無禫乎無禫者似以出嫁女不杖  
者而言非在室女之謂也縱非長女在室則當爲之  
禫變何可以不杖而不禫乎童子不杖者當從其兄  
當室者而行練禫變除女子之爲之也恐亦乃爾耳  
古者祭皆用筮練祥亦卜日而祭今俗往往行禘於  
朔日者是豈以先月筮來月之義哉亦豈無湯變之  
嫌乎只當斷以非禮已矣吉事先近則固當用上旬  
祭而上旬丁亥兩日若值先忌則遵疏說餘陰辰亦



用之文於柔日之中誨箴而行之恐宐  
有人於此無族子可繼取其弟之妾子而予之因之  
承嫡所謂妾子之母乃父之不率畜者當服以嫁母  
齊衰杖期者也過房則當爲之降服服不杖期乎若  
服不杖期則與本生嫡母無差殊當如之何備要嫁  
母圖註曰爲父後者不服此以承嫡者言也至若過  
房而承適者祇論出系降等而已不當復論承嫡與  
否也然則若可以只降一等而無別於本生嫡母則  
遵出嫁女爲嫁母大功之例服大功伸心喪三年恐  
宜願承明教

與李子岡

丙戌元月念日

寒泉編中程子說恁去二字往復諸紙被老洲示及  
兩賢之論始參差而卒爛漫愚曷敢贅一辭於其間  
哉但語類所謂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  
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了云者釋斯義襯貼何謂上  
下欠照顧文理不平順乎竊詳程子之意蓋云持之  
太甚固爲助長之病然不可因此而或忽於存養亦  
當如此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下而如此者涵養未充  
理義孤弱待到德盛而逢原云爾如此者三字從恁  
去二字說下來亦須且三字亦可見語脉曲折也然



則朱子說恐得正義未知如何盛論不太持之中亦且把捉去然後乃爲程子本旨而於論心尤精云者自契朱訓是無容餘辭也

向者奉質禮疑弟亦未敢質言所據而爲說者存春翁問若於期後撤几筵則練祥之祭雖以忌日行之而恐不可以小祥大祥名之其祝辭當以初朞再朞歟沙溪曰只用忌祭祝而不必言初再朞此則以無三年撤筵於初朞者而言也若有應服三年者而撤靈於再朞則練祥禫當準禮行之而祝辭則當觀主祭者屬稱之親疎而改措也若無妻若在室女而惟

有妾之服斬者則亦當爲之三年妾雖非齊體自在五服之列則勿論其貴賤俾之伸情恐爲得禮也受服與女君同則是亦五服之親云者盛教儘然儘然

答李子岡

丙戌二月上旬

向教三洲墓誌於朱子亦不苟爲應諾云者是農淵兩賢大眼目大力量也尤翁之世正學衰微而鑄穆輩倡邪說於其間鼓其衆而從之尤翁以爲程朱以還義理大明更無未發之蘊但當尊信服習不可別生異見舍性命而闢之卽隨時制宜之道也篤信是說者往往泥守印板不復講研致端拱無爲之歎兩



賢所謂易瞎人眼目而痛恨於世儒之陋者亦出於承弊易變真至論也淵翁詩亦嘗有程書朱訓在甲是乙非爭安在程朱後無勞格致精又云羣聖微言朱子解朱書註脚付諸誰懶從心上加研究却謂今無可致知此詩當與祭農巖文及墓銘互相發明而其言殷切警動千古如此者當爲洛建之純臣也目下憂虞不翅齊巔而無名之鳥晨夕去來其羣蔽天其聲奮雷若是者爲數十日而其止無多日矣禽鳥飛類得氣最先未知其應之如何而其不爲休徵則審矣願服明理之論焉東郊鳥戰固是塗聽未足

取信而騷訛胥興靡所底定益令人繞壁耳不踐君子之庭已三年矣狂奴舊態不能擺脫拘曲闕然於造門之謝雖蒙大度包容曲恕其無禮不恭區區歉悚則大矣今茲盛速曲爲我地又在於僂而不見有黯其思之餘敢不薄言往造用遵陳仲弓故事耶但跡涉瞰無無以避季氏台公呵叱是爲聞耳示喻灑掃云云無乃戲耶世無程先生曷敢當王子真茶香乎出處尊嚴竊恐施之非所宜耳再明以往值齊惟明日可動謹當聞命使觀應門之雙龍也

與李子岡

丙戌二月廿四日



望字而歆如升堂而驩如出門而充如歸家信宿而  
依舊怒如人情苦不知足耶何使人慕義無窮乃爾  
也伏准崇體益復珍鍊暮雨朝晴春意向濃懸想園  
花池柳氣色頓新坐在活潑境界上下與之同流也  
程書中石奢云云其事載馬史循吏傳有曰奢楚昭  
王相也行縣道有殺人者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  
繫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立政不孝  
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  
伏罪奢曰不私父非孝也不奉法非忠也赦其罪上  
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卽程子

所云不當死也其曰乞罪不罪他時可以堅請出踐  
更錢此最義者可謂處變事而不失其中也踐更錢  
出馬史郭解傳有曰至踐更時脫之註曰有卒更踐  
更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貧  
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踐更  
云云蓋卒更者受當次者之錢而仍直如今俗所云  
代番也堅請出踐更錢云者願納踐更之錢以脫父  
罪若納贖然也旣以出錢爲義則小註最沒義之沒  
字恐是記錄之差未知如何旣考據事實謹茲仰聞  
語類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朱子曰然伊



川又輕之嘗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孔子便不如此朱子說此說易好試來聽云者未見其輕視堯夫者而朱子云爾者何哉同里巷三十年一言不及數是爲不滿康節處而與橫渠書則竊詳語意恐不出於輕易晦翁之不能無憾於伊川之言者愚誠求說不得也康節主象數伊川主義理故其說固不相入而三十年無一言亦可見伊川偏處亦不是見輕而云爾幸教焉

與李子岡

丙戌六月少念

向示康節事近考尤翁說有云朱子嘗編伊洛淵源錄而漏却邵先生見行淵源錄則却次於周程之下朱子曾云己未嘗編入而書肆擅入云云苟其然者曷不刪改而任其印行至載於朱子全書耶淵源錄康節傳編次義例壹遵周程而班諸伊川橫渠之間者如六先生像贊及滄洲告文之例所以難辨其不出於朱子也像贊則稱涑水先生告文則稱司馬文正公者亦有精義否

泉翁以五代祖遷葬服總決於承重與否既不承重則只當吊服加麻而已云者恐爲未定之論也五代



祖親雖已盡而統則正矣宗可毀而統不可絕謂以五代而不承重則是絕其統也其可乎無高曾祖禰則五世祖即父也何可諉以親盡宗毀而不服其喪乎親盡宗毀云者以代遠不逮事者而言也語類爲五代祖齊衰三月亦以不承重者言身不直五代上及於六七代壹準此例已矣三年喪畢有長房則遷無長房則埋亦豈有祭五代之嫌乎既承重則改葬而服總是豈可已乎至若不遷之祖廟未毀則亦當服總已矣許孟所謂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者恐得精義愚見則許說與遂菴說并從無疑若夫五代以

上不承重而已毀宗者則無服總之義帛服加麻而已未知盛解云何

易課不住鑽研否晦翁謂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故六十四卦之變凡四千九十六卦又謂六爻皆變者只占變卦不占本卦則是占得否六爻皆變者無以異於得泰其卦不能足四千九十六之數矣且既得否而六爻皆變只占泰卦聖人何不使直占得泰必使得否乃變而之泰何哉乾坤所以立二用者固爲明用九六不用七八之義亦是借見占例耶占得六爻全變者雖以變卦之辭爲重亦須主本卦立論如二



用之比耶伏幸見教焉

尊周彙編入印有闡行將始役云耶大僚之請禁私印畏忌太甚周防太過是爲爲國深遠之慮耶苟其慮患則尤菴江漢諸集亦當束閣已矣何獨於此書設禁乃爾耶然此與中戊弘齋全書時事有異如可得印恐難用一切法謀及丹臯台座可能惠副否

與李子岡

丙戌復月既望

父之內舅妻之祖父或有稱以大舅者大舅之稱不見于爾雅無載于喪服而推之以義則亦無不可耶伏幸見教蔚珍三淵影堂事已徹崇聆否區區於淵

翁沒身曠感非餘子尋常之慕而世無知德往往有抹撥者不堪痛惋且以無一區俎豆爲士林闕典故秋間蔚儒之來請祭文也爲之應副亦以書社之不涉於邦禁也近聞此事爲此邑鄉戰角立者呈文春曹至有移關本道毀廟撤享之舉平生愛敬之誠反致貽累滿心慚悚若難自容事已至此不知何以善後也以淵翁凌霄漢出宇宙之高蹈爲怪鬼輩所把弄是尤憤恨耳

曾子問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尋常蓄疑未敢信及古者無忌墓祭惟四時正祭而已同姓之總



於祖考皆有服之親異姓之總於祖考無服故不敢  
不祭是以同異之別爲重輕之辨而已詎可於死者  
有服則皆不祭也哉借令考妣并祭者外親之喪於  
考則無服於妣則有服其將一行一廢耶波是推不  
去行不得者也此栗翁所以不從古禮歟凡喪從死  
者祭從生者當視主祭者服之重輕而行廢而已所  
祭位之於死者有服無服固不當論未知如何  
朱子於語孟則曰集註庸學則曰章句章句者以正  
文分章析句而云爾耶抑以註解而言耶論語則云  
學而第一爲政第二而孟子則云梁惠王公孫丑章

句上下分析章句語孟同然而獨稱於孟子者何哉  
抑仍古註篇目而然乎所謂孟子章句以正文而言  
然則庸學之稱章句亦用斯例不識盛見云何  
練祥日若值先忌則祭之先後當如之何三年中忌  
祀雖不備禮旣是享先則恐不當後厥明行忌質明  
行練祥如何幸願入思而面命也

語類歷代卷一百三十六篇曰劉備之敗於陸遜云云  
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益是何  
義益字註曰去聲則當作湓湓者噴也噴者噴水也  
諫止之際或致辭氣之噴迫難回先主之心不若法



正之有術以過之云爾如是看得未知如何唐本然  
益二字上下皆句絕而終欠分曉願服明教

與李子岡

丁亥七月念日

自從 邦慶之日洛下士大夫有喪者之家皆廢哭  
而行饋奠斯事於禮有據乎禮郊之祭喪者不敢哭  
凶服者不敢入敬之至也又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  
奠卽位自因也三代以後未聞因祭而禁哭亦無由  
慶而設禁今日之不哭者認以義分之所當然而孤  
子則不忍不哭縱欲隨衆亦不可得而有不敢自安  
謹茲仰質幸斤教焉仍憶己巳 邦慶值執事居憂

不識如何處之若以不哭爲度則三日而止耶停哭  
俗也非禮家之所與知此等處說分義不得也

向諭金滕小註朱子曰秋大熟至我勿敢言代武王  
之說反復推究終莫分曉故考諸大全金滕說則分  
六條解釋大義而第五條曰秋大熟止弗敢言金滕  
所藏代武王之說史之祝辭惟爾元孫某違厲虐疾  
至能念予一人是也云云自金滕以下九字當屬史  
之祝辭看而承樂大全割斷其下文而編于小註有  
若秋大熟至我勿敢言爲代武王之說者然全不成  
文理乃爾所謂奉勅纂修者若斯其踈謬乎七書小



註及性理大全編輯多少差誤未易一二言不獨金  
滕爲然耳胡廣楊榮輩皆失身永樂之世莫逃法義  
之誅者也豈有見識可能及此乎

答李子岡 丁亥八月七日

橋上遭罹尙忍言哉尙忍言哉自有春間事固知有  
覆舉而豈料事變之罔測至於斯極哉螢燭之燎原  
蹄涔之滔天古來所通患以此意說與從氏台監俾  
之斂跡榮塗避遠駭機而云以如此則若真有事在  
者然以故知進而不知退竟致今日詎不有媿於哲  
人之知幾乎今春以還信能盡室出郊塞兌息影若

不復廁身周行則亦不至爲眼釘或相忘於江湖而  
事乃大謬何嗟及矣夏秋來日聒于耳往往有不忍  
聞者今焉一眴目而四起矣禍色彌天傍觀損神餘  
人乃爾况痛痒相關之地乎又况親懿之心乎以執  
事高識知有今日事久矣相對賤子亦嘗憂慮及此  
而罔克爲力於天倫之間豈非時運所關耶念之心  
折嶠棠行將廢務未知向後事當如何頰頰在念不  
能自休尊門家傳詩禮世篤忠孝蔚然爲世胄曷料  
蒙大慙之目臨不測之罪乃爾乎哉天下事真無所  
不有也中人以下決性命於爵祿而世俗所謂清官



美職咸湊於尊門門戶輝赫爲一世指目所以致鬼  
怒人猜是亦物理耶執事平生定力政好今日受用  
雖事關父兄震迫罔措亦不宐憂憤成疾以損天和  
所居而安所樂而玩勿爲其所動如何如何朱先生  
嘗云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點檢念慮動作  
都是合宜俯仰無愧怍不幸填溝壑有不暇恤只得  
成就一箇是而已斯言也卽處患難之真詮非執事  
所雅言乎千萬勉旃

與李子岡

丁亥八月少梅

仄聞借字斗湖爲聊淹之圖云苟其然者以分占南

岳一半爲依近之幸也凡有得於道者內不汨於名  
利外不嬰於世緣故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  
遇而樂樂天知命亦復何憂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是爲高明願之者也令季台公聞已還山云莫無以  
蒼黃撼頓而告愆否昔何胤去官從其兄黠并遯于  
雲門山中世號爲大山小山斯事行將復見於尊門  
世禍之作成人物乃爾是亦造化翁安排法耶凡世  
間得喪榮辱咸有前定寔難容毫髮人力惟盡在我  
之道恭竢蒼蒼者處分而已以執事卓識遠覽看得  
斯理分曉計應身心靜安泰然若無事也昔先輩不



以禍故而廢竿牘以往復問訊無拘於行憲難之地  
故也三洲答滄溪書可考知而也况執事所值之靡  
可擬倫於三洲乎願服復教庸紆凝情不有此一路  
將何以慰歲寒之心哉孤子宜死不死值此高秋感  
時罔極益復號隕形神不能支拄殘書因之倚閣每  
念晦翁寒泉故事彌不堪瞿忸爲請居停信息力疾  
修俟

與李子岡

丁亥十月十二日

近日飛雪層冰滿目嵯峨蒼蒼谷中之樹亦摧殘離  
披若不能全後凋之節因念君子處焚錯之時事變

非常拂逾四至苟不勵堅剛之力居易之懷則其摧  
折不自守者有如此松矣至若蘭芷不芳荃蕙化茅  
又曷足道哉是固執事平生擡白眼而視之者也會  
朱壁立乃執事所願學無容奉勉而精金須耐得百  
遍猛火願益自振用作無入不得之道焉

嘉山文廟之變計應入聆也教化風俗爲天下大本  
而久爲筮籬邊物三綱九法從以淪喪馴致羣聖位  
版撞碎而極矣塑像腰膂之禍不意復見於今日也  
雖曰狂易者之所爲蔽一言妖孽之先見也愚則謂  
斯文將喪之兆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則人極不立



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乾坤或幾乎息念之心惻中夜屢興此可與高明道難爲餘人言也

與李子岡

戊子三月十二日

喪畢後哭墓之非禮敬聞命矣慎齋狀德松江而刊此一節者以其事之不中節而非可以爲法也既知其非禮之正則曷敢徑情直行用違引人當道之至意乎就控五行二字始見于大禹謨而曰水火金木土其次則見于洪範而曰水火木金土禹謨則以相克爲序洪範則以相生爲序相生爲序者順天地生

物之次也禹謨之以相克爲序者何義以人所修爲者而言故乃爾歟然則生爲體而克爲用耶五行相克卽洛書之序故大禹則之而云爾者似爲有據未知如何五行皆資土而生而五行生序土居其末者何歟方其質具於地也輕清者先而重濁者後故水火先於金木而土之所以處下也

俞翠軒嘗知其爲古之遺直當與鄭桐溪爲國朝諫臣第一矣今讀其章奏益見其難讜言嘉謨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瀝血抽誠犯顏不諱往往有傍觀損神處而非直虛受亦克包容彌仰 長陵之



爲聖人也其所謂志立則萬事可做志不立則一事不成近世儒者徒區區於儀章度數之末而其中則空空何異優孟之效叔敖者尤爲警絕服之竦惕如針劄肌也

答李子岡

戊子浴佛日

承課延平問答區區所聳聞也此老子一生學問專用心於內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字是爲工夫節度但默坐澄心而已則偏靜而易淪於空寂以其體認天理故有所準則所以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也有若本領故有若成德一傳而啓朱

子門庭耳斯翁不立文字不落言詮默養吾誠積中發外神閒氣定動靜一致是所謂心學是所謂見道也至若所謂灑然冰解凍釋處融釋脫落處贊歎灑落氣象者地位高絕苟不固見徹克盡心與理一者未易與此是非可以襲取者須從優柔默歛真積力久中做將出來則自然馴致斯域非揣摩想像之所能及若不原其本而強欲做得則不知融釋灑落者爲何事若是者不惟不能臻此境界易致作意助長自欺而欺人是不容不念也斯義也三洲答滄溪書中說得真切吾輩所宜服膺而勿失者也執事素日



操存固而涵養熟故體驗身心實見得理豈騰理口  
耳者之可比哉如賤子者童習白紛而去益茫然并  
與資口耳者而消忘不記何所藉手而奉勗于高明  
乎每讀程伯子所云不存養只是說話不覺竦惕願  
與執事而交勉焉

李懷光之子璿後唐明宗之子從璟處君臣父子之  
變不失其正固無容議到而若使德宗先期以救璿  
則懷光雖敗璿可以無死乎從璟不先被殺則莊宗  
既敗從璟亦可以無死乎歐公所謂在父所者父敗  
則請死君赦之終喪而事其君在君所者君敗則死

之者此當爲兩人處義之定論耶璿則猶可以不死  
用竢君命從璟則不容不死以靡所暴其心也未知  
意下如何賤息與趙孺文偕造字下爲考德問業計  
也其意真切非爲祇見伊川面也伏幸指引誨接從  
其氣質偏處而痛施鑄矻俾得以服潛導之速也昔  
人所云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者竊有望焉

適披左傳祭仲專鄭伯使其嬖雍糾殺之雍糾之妻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  
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姬遂告祭仲仲殺雍糾雍姬不  
告則父死告則夫死所以處父與夫之間者當如何



得正耶鄭伯之欲殺仲而委其婿婿欲殺其妻之父而告其女母又不察其女發問之意而猝然以答之者皆失於謀之不臧且所謂人盡夫者尤極害理固不足道也然則爲雍姬地者必圖所以兩全父夫否者只當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而已婦人之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重於父異乎在室之女只知有父雍姬之救父殺夫未見其中節且夫由我而死而亦不下從此所謂賊仁賊義罪不容誅者也願服盛論焉沈青陽之奉君命逐李樑其事何如舅甥無可絕之義諫止於用事之日蚤自斂退上也不幸而得

罪宗國勢難救回則一任朝廷處分我無與焉其次也放流與大辟懸殊故不嫌其承順耶自犯手勢則恐有所不可未知如何是亦窮格中一事幸教焉

答李子岡

戊子五月廿五日

向稟青陽事卽出於責備之義也 仁順聖母之撒簾曾不崇歲乙巳羣兇之削勳慰滿輿望者繫誰之力也自有陰功默助存乎宗國世道民到于今賴之詎容工訶於其間哉第事關舅甥是爲人倫之變故有所云爾而此與自施拳踢骨肉相殘有異所以見取於石潭諸賢耶石潭知其無罪而強辭彈駁者固



似欠剛然斥戚畹而扶士類名義甚正先立其大者則枝葉細瑣在所刊落是爲大賢作用也不審盛見如何示及程子說三見則一二亡者見於程書十五編入關錄可考而知也其下又言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鹿門見斯說而亦主張物不具五常之論何哉程先生所云一二合而爲三三見一二亾離而爲一二則三亾既成三又求一與二以離合言者政好取證於人物性同而易爲獨言於氣之一本也栗翁嘗云湛一清虛之氣多有不在者固爲未定之論鹿門所謂糞穢之臭惡汗

濁雖若不可尋湛一之影象而糞田種穀禾苗驟茁則藹然生生之本體依舊呈露此氣之無處不透可見此翁於氣源頭看得透脫乃爾而不能推此反隅於看性竊恐爲金注之惑耳

忌祭之哭與不哭尊門則何所取準耶備要以逮事不逮事爲度恐爲得正而與祭者或哭或不哭莫無相拘否黎湖則以有服無服爲限云然則高曾以下雖未逮事之祭亦當哭斯事也不害爲從厚乎只宜施之於傍親之祭乎傍親則不計逮事與否祗當有服則哭乎高曾正統之服而不逮事則猶不哭况傍



親乎徬親亦當準以逮事已矣願服明教  
俯教鄭康成說極有精義且老洲丈亦云三年內合  
窆墓祭不得合設而各行以其未合墳也以葬畢奠  
墓之各奠爲宜兩賢之論乃爾曷敢不奉遵乎各祭  
者禮之經也合享者禮之通變者也變固未易言只  
當守經已矣洪裕孫無字話一條謹茲錄呈而所謂  
無字話卽究釋氏虛無之旨靈悟而勿通云爾三淵  
嘗稱洪餘慶亦奇士參無字話斯人也隱遯於  
廟之世玩世自靖宜其爲秋江師友也然從遊於  
蠹之間而未聞君子之大道是爲惜耳

三洲雜識中釋氏詩四句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卽吾儒所謂無極也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吾儒  
所謂太極也釋氏看得若斯其正則宜不至於認氣  
爲理殄滅彝倫之境此三洲所以發看破乖舛之論  
也非謂此四句有病在吾儒則主理而看釋氏則  
主氣而言主氣者所以爲舛也釋氏若主理而成此  
詩則見理極純當與太極圖并稱惡在其爲異端乎  
儒釋之分存乎主理主氣此所謂聖人本天釋氏本  
心者也雖則本心與吾儒心本善之論不倫只信其  
靈覺而任其作用略見其心性影子而靡所準則所



以爲空幻而無實也語類并舉撲落非它物縱橫不  
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若人識得心大地無  
寸土等句而贊美其見識見許於晦翁者其義可蒙  
說破否幸入思議從後示教焉

答李子岡

戊子八晦

頽翁奄然長逝享年八耄倏然觀化在當人分上亦  
復何憾而可哀者後死之吾輩也堂堂其標豁豁其  
襟通博之學雋偉之識高明篤論無復改評也刊落  
枝葉瑣細落落好襟期不作鄒魯態卓然爲衰季偉  
人歷選并世歎與比倫未知餘生之幾何而何日夜

而可忘哉生前必要面訣其意苦切而禮防所拘罔  
克聞命幽明之間齋恨無窮哀懷益疚聲淚俱發何  
時相對敘盡悲臆耶

家禮納大舉於中庭施局加楔載畢始設遣奠而今  
也則人家常患狹隘就舉門外旣乖禮意路次行奠  
尤非其所大門內如可容舉設諸中庭恐宜如不可  
爲卽小舉加素錦褚出門而就大舉仍舉遣奠事勢  
之所使然也遣奠是爲送死之終奠故必行於靈輅  
旣駕之後者精義存焉以其所則當行於中庭以其  
禮則當舉於大舉縱失其所當遵其禮且近世因地



勢皆施於路次故亦各路祭亦已成俗從宜已矣  
頃者詢及諸葛瞻事而愚舉晦翁說奉對者欠分曉  
夏考答何叔京書則以南軒斥瞻之論許其甚精愚  
所不及然瞻斬鄧艾之使與愛子而同死三世殉國  
千載如生純忠姱節與日月爭光恐不當以不去黃  
皓又不能勇退謂不克肖也且陳壽之傳瞻也善政  
佳事皆秘而不書壹如傳孔明事之涉曹馬者然以  
蔽其賢者多矣安知不請誅黃皓如乃翁之諫東征  
而莫之傳乎且身尚公主義共休戚故罔能奉身而  
退耳直以僅勝賣國了之者不亦近於掩人大節乎

晦翁所謂以春秋責備之法責瞻者不薄云者是爲  
定論耳

與李子岡

己丑二月十八日

江上丈人有書證期原幅呈上其所謂再明卽十九  
日也斯夕臨會用踐成約切仰切仰衷紙并納其所  
以辨劈某年義理者辭嚴義正有曰苟欲講明莫如  
先從先世子之心而明之蓋先世子當日之心  
只知慝引於己惟恐過歸於上此實天經地義不容  
毫髮差者當以先世子之心爲心乃無憾於父子  
之倫云者是爲義理築底處辛巳以後閱歷百劫滄



桑而未有一人諦得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義者惟斯翁能臻斯理而說得至此若是而後爲父子者定苟不固明理知言易能乃爾不勝贊歎蔡集中所謂與嶺南士友書敢言其所不敢言忍道其所不忍道卽與癸丑疏中董狐之筆四字凶肚逆腸一串貫來而自其手翰款者也此書之傳布已積歲年而舉一世恬不知怪鷹鷂逐雀之義寥寥乎無聞將何以解天下後世之疑乎今茲辨惑之編可以藉手而見古人世教之大幸也然戢于巾衍亦何以喚醒迷塗哉惟有吾輩講明此義相守勿失用備百世之不惑而已

已

與李子岡

己丑二月廿七日

晝觀朱書夜誦魯論志力所到汲汲如追亡救火真是將百十斤炭火去燬者金丹消息於是焉存如愚者縱欲爲劉安雞犬亦不可得只贊歎此藥而已彌願吾文老益壯窮益堅學有緝熙于光明焉顏子不違如愚章退省二字之義洲丈則以爲退屬顏子省屬夫子而未承盛論素日看得如何語類或作夫子退而省顏子之私或作顏子退而自省羣儒說紛如聚訟惡乎定一耶靜究退而省其私五字則似不可



分退省而二之若不俱屬夫子則當俱屬顏子如此則文從字順而集註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見字屬夫子而言與上文但見其不違之見字義同見者所以釋省也然則省字之當屬夫子無可疑者且及退二字恐當句絕而屬顏子看未知如何論語或問小註并載胡張說而胡則曰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私張則曰夫子退而省其私二說不倫如此而朱子并善之者何歟胡說之顏退孔省昭合於集註當從否乎牽入思焉

與李子岡

己丑三月之旬

濯溪集間應經覽月朝定準未知何如糲糲固未盡除瑕瑜亦不相掩而其學則有濛造自得之實非雇耳傭目之比未可以欠修辭而少之也蔽一言南服之高士耳鬼神五倫解兩編爲全部中層眼其從遊溪櫟兩門而不祇見伊川面也審矣近世委巷亦豈復有斯人哉適檢語類第八編有云人白晷不得將聖賢道理扶持白晷二字有出處可考否猶言人而不學則如瞽者之無視沒見識不得云爾耶幸教焉涑水翁以篤學力行清修苦節見許於晦翁而吾輩



之多少譏評若無顧藉者是甚惶畏然亶出於責備之義九京可作亦應莞爾而笑也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之云卽其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者也苟非明理亦曷足乃爾恐不可直斷以識不到也一誠所立百度俱實所以爲腳踏實地而但欠靈睿往往不慧於篤論康節所評止於九分人明道亦謂不曉事者殆以此耳惟願學得其誠爲終身盡心行己之要焉適檢程書程先生以爲鷄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雞雛則毛羽嫩軟生意丰茸固可以觀仁切人之脈將如何觀仁耶程子亦嘗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

便是仁且醫家以草木之實皆謂之仁核非仁也核中自有生理萌芽處卽是仁穀種亦然推斯義也切脈而觀仁驗其生理貫通素日看得如何

答李子岡

己丑六月五日

出亡異於廢疾祝文實難措辭誠如盛示而承重一節未敢硬判出亡在外者死生未分而告由祖靈代父服斬恐當難慎父雖不在家孫爲攝主自可無闕禮何必代服然後乃可乎承重有祖命則可無祖命則不可苟其無者告于宗伯一聽朝家處分如九翁之勸閔家者恐宜無祖命無君命而擅自服斬則易



致聚訟戛戛乎難爲言耳攝主措辭當曰孝子某不克主喪使子某云云恐宐只云不克主喪殆不成說而下不得出亾二字亦無如之何矣鄭志所論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云者諸孫不服以祖服服以君服故勿論承襲不承襲皆爲之三年非爲承襲而服斬也士庶則異乎此只當以本服攝事已矣朱子所論未見其爲自天子達庶人之通禮也亡與疾雖不侔而其不處之以死則一也遭變事而不失其經是爲寡過未知如何

與李子岡

己丑八月十八日

適閱國語楚有士申鳴者養父不仕後爲楚相白公之亂申鳴辭父赴敵白公取其父囚之申鳴泣云吾不得爲孝子當爲忠臣援鼓而殺白公其父亦死爲申鳴地縱賊則國必危討賊則親必死君親卽是一體忠孝不可雙全寧舍孝而全忠乎當舍忠而全孝乎不忠則不孝也如之何則可得其正耶程先生以趙苞之遽戰而殺母爲非推斯義也申鳴亦當求所以活父之道未可遽戰耶趙苞一郡吏也一障得失未足以係宗國安危至若申鳴之於白公則社稷存亡在此一舉事機迫急間不容髮祇宜國耳忘家公



耳忘私而已父若因己而被殺則句當公事後殺身以自靖是爲活孝也申鳴究竟法未詳其如何而若夫吳三桂則始似申鳴之爲竟不免忠孝兩失莫逃法義之誅一死之難有如此者耶願服精義焉

答李子岡

己丑臘月四日

俯詢禫月行吉祭後合禩一節仰悉盛指合禩卽純吉之禮故禫月吉祭猶未配待踰月以少牢配近齋說不爲無義而既有尤翁定論則舍近齋而從尤翁恐宜明儒萬斯同以猶未配三字謂但合祭羣祖而不以新死者配食也寧有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

不配之理乎此言未知於義如何吉祭後若不卽合禩則考妣神主勢將還奉于東西壁行禘而不卽入正龕亦甚未安所以遵尤翁爲寡過也雖卽合禩從疏說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是爲踰月其善之義也病思昏瞽罔克理會忝草供對只會其大意如何如何畏齋集謹茲借呈伏幸視至尙論者謂此老三世文章上勝名節下勝斯言似然而澤翁當昏朝金墉之世占大過之象而獨立不懼值丙丁冠屨之變稱亾國大夫而終身曠室可見內修之真豈非名節之大者乎



賤子常服卽闕袖周衣而自聞 朝禁當下換着俗  
所謂中赤莫而亦不宐老者掩體亟擬改製禕衣而  
猝遽未辦矣所云禕衣雖不見于禮而往哲之所服  
也其製則道袍之去一邊幅者也今因大僚所奏  
申禁白衣而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如吾輩有終身  
之憂者恐無可變之理願聞盛教

答李子岡

庚寅閏月七日

某人文字愈出愈惡吾東儒賢諸老先生俱蒙誣讟  
非直并世諸儒之被其埋殺已矣儒者何負於渠而  
必欲殄絕讀書種子噫其甚矣其人之父常云士類

國之戕斧 先朝之所嘗痛斥者也載在 健陵誌  
可考而知也世濟其惡胡至斯極耶聲罪致討者非  
無其人而漠然無應之者云亦可以觀世道也

偶檢紫陽史元魏孝文帝致孝于馮后不食五日服  
喪三年俱出天性靡所勉強資質粹美三代後諸夏  
羣辟之所未有也第馮后密行鴆毒主弘不得其死  
在孝文爲不共戴天之讎其所以盡孝者不知其事  
而然乎抑知之而認以無讎母之義歟馮后旣肆淫  
毒則夫婦之義絕矣繼行弑逆則母子之恩斷矣若  
是者何可處以母后而惟思盡分乎朱先生嘗論武



盟事而曰在唐室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云者卽天理人情之所當然耳主弘非馮后所舉亦無生育之恩則非所嫌於立其子而殺其母魏之大臣告于宗廟稱祖宗之命而誅之據義揆禮恐爲得正不識素日看得如何武盟中宗所生之母而只行廢立故晦翁不從南軒之論固也若使盟弒中宗如馮后之爲則唐之臣民所以處盟者當奈何願聞精義焉

與李子岡

庚寅八月二日

昨日事罔極直欲卽地就溘而無知也古有新宮之

火原廟之災亦有陵墓之延燒而豈有如今茲之變乎人皆謂之萬幸雖則萬幸閱萬劫而寧有是乎羣僕侍御之臣無一人蹈火而死者不可使聞於天下萬世尤欲羞媿而無生也聞變之初直欲進哭于闕門用伸三日哭之義而獨往極涉突兀不克自遂只號泣顛天而已吾輩胡爲迄今不死酷閱此載籍所無之凶禍也聞今朝改梓室發引及葬禮皆以元定日時爲之云苟其然者夕間鍾巖之會當依成約矣老洲回書在於火變之前而旣不退期則亦應赴臨矣



與李子岡 庚寅八月廿三日

卽候道養益爲貞勝不以外食之患而或損內養之正是則非所仰慮而應以風色靡定去留靡安爲目下憂也昔人有云處末路能吃虧是大傻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量斯言有老莊氣味而不爲無補於自寬故謹爲老兄誦之向詢程子說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云云似載於西京雜記而濯龍卽漢后妣宮門也打不過者卽敗之而不克也似是王政君致新莽篡漢之兆天所以警告也歟遺書關中錄曰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

要得斂怨自安此言莫無記者之誤否蕭何所謂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加者固非闕國承家節儉裕昆之道且不類乎置第竊僻爲自己計然此與入關中不收經籍均是欠見識耳責之以不學無術則可若歸之於故斂衆怨爲避禍自全之圖則恐非鄙戾本情尙論古人不失其真可服其心素日看得如何

兩儀二字常看作天地耶陰陽耶古人文字多認兩儀爲天地太極圖說兩儀立焉云者三淵以爲此備說動靜陰陽流行對待之義不應專指天地而朱先



生有二儀是天地與卦畫兩儀意思又別此爲不  
易之論否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之兩儀卽指陰陽  
而圖說之兩儀乃指天地乎陰陽大而天地小故陰  
陽能包天地而天地不能包陰陽然則喚做兩儀以  
陰陽者恐符易繫本旨未知意下如何

朱附事苜穆公而不見知冬食芋粟夏食菱藕其君  
不恤也旣而穆公以難死朱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君  
不見知而死其難無乃不可乎附曰吾將死之以激  
天下之不知其臣者卒死之人臣之死於君分耳知  
不知何與於我哉附之言有激而發死亦有激而死

非所謂天理當然吾不得不然者也或謂顏常山及  
睢陽雙忠有封疆之責焉而附則無官守可以死可  
以無死而死斯言如何

西銘之聚要成文如杜順之作法界觀樣未詳其出  
處而晉時有京兆人杜子休者舍宅爲靈應寺三層  
浮圖是所謂法界觀耶子休卽杜順字云

庶子爲父後者使其次子主所生母喪則其孫爲父  
所生母題主及祝屬稱當云亡祖母耶其父承嫡服  
其母以庶母則其子當處以庶祖母於庶祖母恐當  
無服而備要不杖期條云庶子之子爲父之母而爲



祖后則不服據此則餘子之不爲祖後者當準禮服期否禮妾母不世祭其孫當喪畢而埋主雖則埋主不可無屬稱稱以祖母服以期年恐不容已願服明教

與李子岡 壬辰四月

偶檢陶菴集俞大齋問嫪毐之亂始皇欲以義理處之則如何陶翁答以坑儒之世非可以義理責之斯言固然而若裁之以義則當如何得正耶子無絕母之理則所謂太后雖得罪宗社當用諱親之義存而勿論可也歟嫪毐可誅二子可殺而遷其母則不孝

綱目大書其遷而不書其迎何哉與其遷而不與其迎歟納茅焦之諫而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若鄭莊公之爲者不害爲補過耶秦昭王爲范雎所誤至廢太后而康節則曰非廢也乃奪其權何所據而云爾乎綱目則只從范雎本傳大書秦君廢其母是爲直筆昭王之母則無罪始皇之母則有罪而以子廢母則均之爲數倫悖經巖家祖孫罪不容誅宜其終於西戎而亾不旋踵也未知意下如何

向噉林次厓各希元字懋貞經說載異同條辨及周易折中亦多可取卽羅整庵所往復而可認其見處



卓然人心道心之不可作體用理氣之不可作一物  
所以辨整庵之遂非者可謂紫陽之純臣也其事行  
則無從可考應有立傳見載明史幸取考而得其人  
焉適考春秋躋僖公註高氏闕以漢光武當繼平帝  
之統而以世次當爲元帝後遂上繼元帝者爲非斯  
言如何朱先生答何叔京以成哀皆致寇亡國之君  
卽陵爲廟爲當苟其然者光武所處亦自得正耶元  
帝光武同祖景帝而元帝則爲五世光武則爲六世  
故序昭穆而爲元帝後追尊宣帝爲中宗祀昭元於  
太廟卽禰元帝之義也別祀其四親於舂陵而不入

太廟者卽不可以小宗合大宗之統是爲得禮也高  
開當繼平帝之統云者卽譏躋僖公之義而以承統  
爲主也卽陵爲廟不祀太廟所以著亾國之罪者固  
爲峻正而不合於春秋未知當何所適從耶舂陵四  
廟不以伯升子奉祀令太守令長侍祀有乖於朱訓  
而其不以非禮追崇章貳本嫌微之旨者千古帝王  
中惟光武一人而已願服明教

答李子岡 壬辰六月十日

仄聞彼中消息江南軍興天下響應有席卷之勢已  
矣四五省云塗聽未可準信而非比舂間傳說之白



地做謊則審矣子房之椎雖則誤中呂政之魂天已奪之所謂謊說安知不爲道光之先聲乎凡分合之交遞如治亂之相乘中國之混一久矣其勢必分如南北朝之爲吾東實有事齊事楚之慮其將以犧牲玉帛待于兩境乎天下從此多事事變靡有紀極然第俟快覩大明中天耳建虜之視中國如逆旅行且見狐鳴宵遁而竊恐進退維谷放不得寧古一步耳吾輩老而不死日擊華夷究竟則詎可羨屈左徒度世長年乎就控箕子朝周載諸馬史而揆以罔僕之義則豈有裸京之行乎白馬一渡綠鴨千重旣東而復西萬無是理且麥秀歌中狡童之云恐非箕聖口氣恐當斷之以贗作無乃錯認微子爲箕子承訛襲謬以至斯極耶素日看得如何英國人文字謹茲借呈而我處天下之極東彼處天下之極西其勢若頭足之相懸而越重溟七萬里必要納款交易者卽常情之所不出出於覘國之計歟無乃如楊么宋江者類處此疆彼界之間假冒遠方之名爲此嘗試之舉觀此所以應之歟疑眩滋生騷訛胥興未知廟算將如何歸定也以老兄明理亦應有觀變玩占之道幸示教焉



偶占朱先生記尹和靖五事而并載迎佛誦經兩事者何義隨衆拜佛欲致敬賢者之禮苟順毋志不識喻於義之道是爲陷禪之大者恐當爲賢者諱而特書之乃爾或慮其出於賢者爲後世觀法故引以垂戒耶其所云放教虛閒自然見道亦恐偏靜而做病惟學者所以學爲人及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兩節語意卓然此所以見取於朱子而并舉佞佛兩事要其善惡皆師歟幸教焉

與李子岡

壬辰閏九月念日

風雨戒寒伏惟德養茂對珍腴近日授課學子以論

語到子路待子爲政章矣蒯贖父子皆是無父無子者則胡氏所謂當具其事本末告天王請方伯迎公子郢而立之者是爲正名無容更議假使輒也見得父子之親爲大不可一日立乎其位竊負而逃逝然樂而忘天下如大舜之心則衛之舊臣當如何處輒耶輒之賢乃爾則國人恐不可聽其去而立郢只當任其迎父而盡孝已矣所云盡孝非許其避位也惟養以千乘而已爲輒者亦不可徑情直行當權輕重而處之俾君臣父子之間道并行而不相悖如朱先生正論恐爲得中也以贖之得罪先君而拒輒之避



位乃父者所以存君臣之義也聽輒之納贖忠養克伸私情者所以盡父子之恩也苟非然者真所謂臣焉而不君其君子焉而不父其父何所容於法義之誅哉若使孔子而爲政於衛者恐當以斯義入告出揚若是者方爲正名也以羈旅之臣一朝見用而遽議廢輒立郢是豈言順事成乎旣不可爲廢立之舉又知輒之不虛已受人則惟有去而已未知盛解云何

儀禮追後聞喪者先滿先除後滿後除云者卽主親喪而亦包期功在中家禮奔喪條不奔喪者月數旣滿次月之朔哭而除之檀弓疏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步熊賀循皆同鄭說庾蔚之亦云無服殘月之制推斯義也期慊之聞計成服俱在易月之後則亦當計十三月而除服不當以小祥爲準也除服月數以死月計沙翁亦嘗云爾而卽指喪出月晦成服在次月之初者也若聞訃差晚而成服在次月則恐不當以死月計謙齋朴公舉以質諸泉翁泉翁答云聞訃晚而成服於次月者當以成服日計是爲不易之正論爾

與李子岡 癸巳三月九日



梅山先生集  
頃者蒙賜所撰先人墓銘擊讀百回彌服文章之高  
妙闡揚之真切可以垂不朽而無疑也先人實有醇  
德懿行而守拙遵晦人鮮知者有子不類無以表章  
萬一願得并世名賢如吾執事者一言用作藉重徵  
信之圖者其意至可哀也凡文章之傳人譬如傳神  
惟知其人而後可以能摸象其狀不知其人雖要其  
毫髮髣髴亦不可得而鴻筆所加境真語到斷之以  
剛則不屈嚴於枉尺非濳知先人之心者曷能道得  
乃爾九冥而有知知遇爲感可但不肖之銘鏤在心  
圖報是矢哉序自得體銘尤有法恐無容更費淘洗

一二付籤紙備財擇而已步步撥拾瑣瑣鋪列要示  
人以行備德全者卽區區之所濳取也舉大而略細  
盛作尺度已自得正尤不勝贊歎

稟五氣之偏者爲氣質之病所謂氣質當屬己發一  
原非無氣也靜而氣未用事故理爲之主分殊非無  
理也動而氣已用事故氣爲之主一原本然同一地  
頭有動靜體用之別主理主氣之殊焉心體湛寂氣  
機帖伏如鏡明水止則直與無氣相似是爲未發境  
界而純乎天理而已卽泉翁所謂却似那氣自在天  
了未及賦與人者一般者也是爲濁惡無根著萬事



未萌芽也及夫氣機發動如風起水湧則聲色臭味之慾隨感而應是爲已發界境而氣質之清濁粹駁於是乎見焉且變化氣質非百千其力未足以致之詎可以一時未發而可云渾化哉凡所謂惡者非別占部位成由於善之差失故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栗谷曰原於仁義而害於仁義推斯義也惡非性之所固有卽氣質之偏而做病者耳豈有根株着在方寸乎然則淵翁說未見其首尾不相應也正菴未晰於心與氣質之辨有若氣質濁惡自在於未發之時者然且渾化非可以襲取者故淵翁之云乃爾也

其論未發氣質及人物性同異者正庵如南塘杞園如巍巖而其造理修辭比巍巖益爲精密宜淵翁之左李而右魚也

答李子岡 癸巳陽月七日

老洲吳文竟以今日申時捐館一慟而歸萬事永休孤懷悽廓殆莫底定計應雅衷亦爾也八耄享壽三達俱尊至而歸之令名無窮在當人分上靡所虧欠無復餘憾只增吾輩後死之慟而已卽其韶音令辭妙知絕解當爲三洲後一人從茲斯文一脈剗地盡矣淮老兄歸然獨存爲吾道之碩果其所仰望倍百



前日也吾輩之於此翁當處以栗谷之服退溪而只  
素帶三月靡所依據故欲爲加麻加麻如總三月而  
除是爲得禮也未知盛見如何  
方正學嘗論光武廢郭立陰而曰糟糠之妻尙如此  
貧賤之交奚足恃羊裘老子早見幾獨向桐江釣烟  
水斯言達理於盛見云何

答李子岡

癸巳歲不盡八日

弟擔曳病骸往觀老洲窅窅巧值極涸凝冰入懷其  
不作紇干雀者幸耳斯翁葬一片乾淨之地真是存  
順沒寧無復遺憾爲誦松江我言地下勝人間之句

向賀於泉臺也仍念人生如泡沫風燈以斯翁資質  
之昭朗造就之崇篤享年望八而猶自謂未卒其志  
業况未及斯翁萬萬而壽命又不可期者乎彌願倚  
閣衆緣絕誠體道用下百千之功而其奈老特之不  
受鞭何哉已所不能爲老兄願之進竿步於百尺加  
山簣於九仞俾得以育陽德而壽道脉不任其厚望  
也

與李子岡

甲午元月念四日

趙孺文文識志操真是至死不變者後生得此不啻  
希珍來教恐無容改評也又此分張前期覺闊衰懷



作惡益不自聊也趙時仲不似末路人物非九野開  
寒之所可錮者誠若盛示且其寡默亦可驗吉人之  
辭寡也矧茲居敬而行簡不亦可乎且能會意於不  
言之中必應觀德默識而心通也向後徂洛勸其歷  
拜問業亟施陶冶百鍊而成金是爲所仰望也

孫婦當附祖姑中親者則妾孫婦亦附於妾祖姑否  
朱先生嘗云適婦附於妾祖姑未安然不得已且從  
附於親者之文舍此杜撰不得所謂適婦卽承嫡之  
子婦也承適子婦固當附於適祖姑朱子說恐難從  
也妾孫附於祖考則其妻必附於適祖姑名義乃正

不宜從其親者附之也老洲庶姪遭其內喪而問所  
當附故爲答乃爾莫無悖禮否伏幸量教

答李子岡

甲午六月廿五日

靖康之變張邦昌僭位呂好問爲其門下侍郎此事  
與狄仁傑之相武曌均之爲失節而好問則在圍城  
中通康王以蠟書迎孟后以垂簾必欲復趙氏宗國  
偷生忍死幹正大事誘導邦昌收回僞赦終俾易服  
而歸太宰之班勸進而纂大寶之位者皆其功也然  
名義至重未可以存社之功而恕失節之罪也東萊  
爲作家傳極其分疏而猶云舍垢忍恥以就大計晦



翁所云終是到難分雪處復住夏無他語者恐爲定論也仁傑潛授五龍夾日而飛者不可謂無功而爲武盟親臣大質已虧功不足以掩罪也好問事在天地崩圻存亡呼吸之際與仁傑所值之雍容暇豫者不容不差殊觀也然特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未宜屑屑於心跡之辨也程先生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爲正者是可以爲訓也願服盛論焉

答李子岡

甲午七月

陶菴語錄四冊謹茲呈借而斯翁言行大致於是焉足徵縱或有些少記述之差猶勝於因風想德也程

先生嘗止門人之記言者曰某在何必觀此某不在則亦不容不觀也斯翁天分極高查滓自淨無一毫依違苟且以故劈畫義利一劔兩段真有得於鄒閩義諦宜所造之若斯其卓也顧今聲利滔天理義掃地泯泯勞勞將成鬼魅而後乃已每懷斯翁有起九京之願也

期大功卒哭後固當祭如平時而杖期具三年之體主婦任中饋之重故朱先生內喪廢四時正祭而存節祀嘗云忌祭似無可嫌而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亦可暫停推斯義也妻喪中忌墓祭恐當單酌無



祝而行之禫而喪畢然後始爲三獻亦舉盛祭恐爲得禮也老洲內喪中問及賤子故供對乃爾而見從尊門所處亦當如是已矣未知如何

與李子岡

乙未元月十日

本生父母服是不杖期期而除服與他期同伸心喪終二十七月之期與本生兄弟共其卽吉是爲通行之禮也今有因國哀退禫行禫於三十一月者其異乎喪期無數者幾希焉有心制而拖長乃爾乎退練者出后子除服於初期日與他期均則退禫者亦宜仿照先滿後除之義先除於二十八月未知如何

心制變除當在於吉月之期吉月初丁雖不行吉祭不哭而易服於私次是有慎齋說可遵而近齋所雅言也斯禮也雖爲父在母喪而云爾然可以援用於本生喪變除否若使本生家繼有私喪待後喪喪畢而舉禫則靡有了時只宜盡九七月之期擬諸心而卽吉蓋心本非服故也方喪中服吉不過易直領以道袍已矣雖除心喪生家吉祭前不應舉覓官不與燕樂如禫月行禫者之爲以終退禫之月不必更生層節否兒子所值乃爾而揆以情禮不宜遷就於三十一月之久然以無的據有不敢自專取裁於老兄



幸賜明教

答李子岡 乙未二月念日

禮家所謂啓墓卽開墳出柩而云爾術家所謂破墳卽略破一方而云爾破墳與出柩之日差遠則略開莎草者不可謂啓墓也服總卽在始役雖有尤翁說而破墳亦可云始役自始役至出柩小則曠日大則曠月始役服總非所以見柩而變也見柩而哭如始喪舉哀就殯後服總如成殯之後成服若是者方有層節以故愚嘗服緇乃爾老洲亦以潛冷說爲可據也

祖遣兩奠卽始喪之禮非可施於改葬者立儀所載告辭恐難從依家禮祇設朝奠戒制是爲無遣奠之名而有遣奠之實也恐不須以到家啓行而更舉駕輶之奠也凡喪事有進無退改葬之無此兩奠亦斯義也至若葬畢告廟出主哭奠爲禮甚重恐難行於國憾停祭之日祇舉廟中而用備要告辭去謹以酒果四字恐宐公私葬前凡係告廟皆不用酒果嫌近於小祀也集考無虞而猶有告廟之祝不可以備要告辭之爲行虞後節次而舍之未知意下如何



梅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